



金剛乘季刊之 劉銳之



印度拉達克佛廟所供奉諦洛巴（中）那諾巴
（右）密勒日巴（左）三尊

李柱國攝

床在置使即。壞損以加勿更，瀆褻有稍可不，敬恭心存須必，像佛見凡：德功像佛敬恭
兩於人一丁：云要心大廣示開爺佛程澤桑根巴迦薩。大甚罪其，越跨至甚，下地或、上
其，德功此以，人二此如；物淨他易，垢履以，至人一又。之蓋履草拾急，塔泥小見中
成為可皆，塔佛、像佛見或，名之寶三聞說故。王輪轉之輪金為皆者三，人塔造與後
。子種佛

日七十月一十年九十七國民華中

日一初月十年午庚曆農

期 4 5 第

現觀莊嚴論頌 (40) 法尊法師譯

སངས་རྒྱལ་ལ་སྐྱེ་བ་དང་ལྷན་པར་བྱེད་པ་། །སྤྱིར་དང་ཚུལ་ལྟོས་སུ་སྤྱོད་པ་སྤྱོད་པ་།

親近佛問答。及行施戒等。

ལོ་ན་དང་འཛིན་པ་ལས་ལྟོས་པ་ལོ་ན་། །རྣམས་ལྷན་པར་བྱེད་པ་ལོ་ན་།

諸勝者許此。是受持等器。

གཞུགས་པ་ལས་ལྟོས་པ་ལྟོས་པ་ལོ་ན་། །དེ་ལ་སྤྱོད་པ་ལྟོས་པ་ལོ་ན་།

不住色等故。遮彼加行故。

དེ་ལོ་ན་ལོ་ན་ལྟོས་པ་ལོ་ན་། །དེ་ལྟོས་པ་ལྟོས་པ་ལོ་ན་།

彼真如深故。此等難測故。

དེ་དང་ལྟོས་པ་ལྟོས་པ་ལོ་ན་། །ཚིག་སྐྱོད་ལྟོས་པ་ལོ་ན་།

此等無量故。劬勞久證故。

ལུང་ལྟོས་པ་ལྟོས་པ་ལོ་ན་། །དེ་ལྟོས་པ་ལྟོས་པ་ལོ་ན་།

授記不退轉。出離及無間。

本期目錄

| | | | |
|------------------|------------------------|------------------------------|--------|
| 教珠法王最後祈禱文 | 林崇安譯 4 | 金剛乘學會贈書啓示 | 資料室 26 |
| 香港金剛乘學會新會址勝住典禮紀盛 | 鍾棣湘 7 | 密法反哺基金會啓事 | 劉銳之 27 |
| 對閉關者說到開悟 | 劉銳之 9 | 參禮法體文叢 | |
| 喻摩尼啤咪 | 林崇安譯 13 | 法會一瞥 | |
| 具韻雷音真言無餘結集 | 黃毅英譯 14 | 記虹光加持有感 | |
| 出世法言 蓮苑歌舞 (三) | 巴珠 · 鄔堅吉 · 麥卻吉 · 汪波 17 | 劉上師尼泊爾迎接法體之行獲賜之法物 | |
| 自覺德薄能鮮不是謙虛 | 劉銳之 19 | 尼泊爾法會行 | |
| 本會法訊 | 鍾棣湘 20 | 密宗山緣起略述 | |
| 畫 臺南密宗山舉行超度大法會 | 方太輝攝 21 | 捐助本刊芳名 | |
| 臺南學會佛學十八講之講座 | 方太輝攝 22 | 藏諺輯匯 (四) | |
| 臺南學會觀音菩薩結緣灌頂 | 方太輝攝 23 | 封面：印度拉達克佛廟所供奉諸洛巴 (中) 那諾巴 (右) | |
| 密宗山之火供 · 臺中學會之放生 | 黃敏源攝 24 | 封面裡：現觀莊嚴論頌 (40) | |
| 戒定慧之抉擇後記 | 劉銳之 25 | 封底裡：甯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29) 南卡迎波教主 | |

國內

臺中市西屯區肇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國內助印請利用郵撥〇二五〇九九八四號)
 金剛乘雜誌社

國外

一、香港：灣仔克街一—五號展鴻大廈一樓A座
 二、星加坡：Block 111, 11-19B, BUKIT
 PURMEI RD,
 BUKIT PURMEI ESTATE
 SINGAPORE, 0409.
 三、馬來西亞：34000 TAIPIING, PERAK, MALAYSIA.

凡向當地索閱，請附回郵費，國外助印，請以外幣匯票或現金掛號直接匯交臺中市西屯區肇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任何助印，必在下期刊公佈徵信。

出版者：金剛乘學會
 發行所：金剛乘雜誌社
 發行人兼社長：董淑惠
 副社長：林崇安
 執行編輯：鍾棣湘
 社址：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一段九十一號
 通訊處：臺中市西屯區肇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郵政劃撥：〇一五〇九九八四號金剛乘雜誌社
 印刷者：永裕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五九巷三號一樓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登誌字第二一九八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四四〇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金剛乘學會

香港方面
 香港灣仔克街一—五號展鴻大廈一樓A座
 電話：五七五〇八〇八

台灣方面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七八號四樓
 電話：(〇二) 七五二七三〇七
 臺中市西屯區肇夏東一街三十五號三樓
 電話：(〇四) 三三五〇六一
 臺南市安平路二一四巷九〇號
 電話：(〇六) 二二三三五九三 二二七二〇三三
 高雄縣鳳山市新富路二九一號十二樓
 電話：(〇七) 七四七八一九〇

密乘出版社
 通訊處：臺中市西屯區肇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電話：(〇四) 二五四七九四八 三三三三四一〇
 郵政劃撥：〇五一二四二二一〇密乘出版社

敦珠法王最後祈禱文

自知己過、隨念皈依境、悔過及正願取捨之祈禱

林崇安譯

吾師 敦珠法王生平著作甚多，若經義、若律疏、若論釋、若宗義、若修軌、若史傳、若讚頌、若偈誦、若論文，應有盡有，已出版者，凡四十八西藏巨函，不唯著作等身，抑且高過於身矣。

西元一九八一年秋，法駕重蒞香江，承事之餘，韶銳之而言曰：「達賴喇嘛謂余：『爾寫作如此之多，從何處找得如此多之資料？』但我都是有需要，任運而作者。」

近年 師以耄耋高年，且爲衆生多病，而常示疾，著作較疏。此祈禱文之作，以佛母夢見曾與伴作之女子，向之啓請「要向 法王請寫祈禱文。」醒後忘卻。其後復夢催請，師以現存祈禱文太多，而持誦人少，卻之不寫；及後再求，師意似動，竟以事忙而置之。迨彼女子如前出現，說：「我請求之祈禱文。有大需要，不是小事。」如此重要，佛母再請，師乃啓請蓮師，「使能具足意義，求加持！」其值得重視可知。及師既示寂，成爲最後之文，尤應珍惜。

前年嘉德滿都參禮法體之會，佛母以告：「師成此祈禱文後，飭即寄爾，即譯漢土文字，以饒益漢人

。」恩重如山，聞之感激流涕；恭奉而歸。

其後以逢迎 佛母及兩女參訪香港臺灣。繼而在臺南南化鄉關房，與高雄金剛乘學會，先後閉關百日。在高雄學會關期內，晚上更開示大幻化網導引法，及仰兌；師諭雖時刻未忘，但已無暇顧及。

林崇安同學已將此文譯妥呈閱，乃仔細從藏文校閱，大致不差，微有不順者略加修改，公諸本刊，且定期講授，使作常課，上副 師之恩賜；於此發露懺悔，以誌吾過。

民國七十九年端午節舒囊卓之贊青劉銳之發露

皈依上師

賢劫刹土導師釋迦王

佛子菩薩調伏聖者衆

救護濁衆無比上師尊

三根護法具誓諸聖俱

專一從心意念之熱望

一再祈禱具誓以催請

以悲隨持無礙悲憫力

願望如法成就祈加持

宿業非劣幸得人身寶

福德非小幸遇正法教

隨侍上師幸得灌持訣

自手獲寶此時得生起

於此自心狹隘如猴子

散亂欺誑邪魔所範圍

自實自己不如實修持
現遇大事阻於最近時
此身雖爲法色以法傲
不僅佛法人法尚未完
於己邪惡行竟離羞慚
佛法清淨十善不能對
減損法及正士積惡業
如是多聞自見我慢大
護別解脫律儀亦驕傲
雖具菩薩學實亦自傲
雖護密咒誓句亦自傲
反感四種雖從口說知
依止上師恭敬漸損減
金剛弟兄悲憫敬心退
六趣知爲父母慈悲心
生圓道上實踐雖在行
經咒法要空性雖了知
住理修而不攝入自規
外似矯詐威儀亦優妙
此身寂靜於山雖假住
自己定量未如順利得
依怙慈悲雖無可欺妄
如此對於正法及上師

暇滿口訣一時全浪費
能量得量猶如古神話
此心卻未執受正法跡
十六清淨世法僅了知
依他知恥將成小鼠尾
同一導師之教起偏執
從依法己於罪負重責
思維察義了知未究竟
沙門四法散不知去向○
四無量心卻如圖繪燈
第一根墮算來顯小視
從事未反於此顯貪現
淨顯代以同等顛倒見
難忍惡言詛咒如雨降
菩提心未熟如水上沸
凡夫無邊錯亂未得淨
空而未決自心如鑽角
藉口以因果見風迭飄
內而貪愛強慾如火燃
此心日夜不斷遊城市
對他指引思行如童話
敬心衰退自向自欺疑
雖無缺少信心之邪見

濁世有情惡業已充滿
念知未生跌落大粗硬
一切作量皆增長錯亂
善與惡行未見不沾染
如此自己品行事業等
從他看時懊惱亦增長
現在自若不顧自己頭
他人救護誰也無希望
是故認識己過悔違錯
不覆不藏具慧眼者前
邪途懸崖怖中而救護
工作事業人世等虛度
今以知多一苦道棄之
決定無欺盼望全備尊
專一恭敬祈禱而陳請
自己能見己過祈加持
寂息惡毒思想祈加持
具備寡欲知足祈加持
死時心無餘念祈加持
熟練淨顯無偏祈加持
無驕心意深遠祈加持
於法修行精進祈加持
修行無有間斷祈加持

正知正見墮放逸範圍
今是自心考驗自己時
一切思量皆成煩惱執
究竟所趣捨惡趣無他
念己自對自己卻失望
益友嘉慰情緒並未生
閻王使者之手入執時
絕望虛待等待無感受
盡所有違法罪墮衰退
從心懺悔關切祈忍受
清淨解脫請護持安慰
心要在手一點取不得
何不進入知一遍脫道
對皈依處遍集根本上師
慈悲顧視皈依大恩尊
不想以看他過祈加持
從善思類昇起祈加持
憶念死時不定祈加持
於法生起堅信祈加持
無假生起恭敬祈加持
法從心中堅住祈加持
行從自心解脫祈加持
迅速成熟行果祈加持

具聯合量之義祈加持 寂息希疑二執祈加持
能見無二智慧祈加持 自己認知智慧祈加持
自初安處要地祈加持 無勤而得大效祈加持
從本智慧金剛之大器 輪涅空寂一時切斷後
不滅大樂勝主喜筵上 無有聚散常受用游戲
等展界中痛苦名亦無 是故何須有尋大樂者
苦樂同味無執自解脫 普賢佛刹此世願證得

《後記》

如是祈禱悔過及誓願聯合之文，水豬年十月上弦之晚上，予之方便伴侶（妻）智慧母持明自在母於夢中有一曾經作伴之一女子出現，說：「今日妳向甯波車請寫祈禱文」，說後離去。其後，十月十日夜晚，彼女子出現說：「妳今日還要再請求寫祈禱文」說後離去。次日早上我說：「誦祈禱文者少，現有祈禱文甚多，誦不完？」予妻說：「今除多少應略，祇祈禱文急速寫」，如是請求。我想：「今時病疫兵亂之恐怖，勸請救護心願之祈禱文似須寫出」如是思維，正想寫出，但以事忙散亂而置一旁。復於十一月初十晚上，彼女如前出現說：「我請求之祈禱文不是小事，有大需要！」如是云。依於此夢，想起來此時為月之十五日早上寫出者，如是思維後，時為十四日之晚上一心啓請咕汝甯波車（蓮師）：「使著作具足意義，請加持！」如是發願而睡，清晨時，於我夢中，我自己坐於如同天宮之一大廟裡，突然一位

白人出現，年青，穿著白衣，髮蓬鬆，具解脫狀，手上樂器聲調非常柔和有如奏著小鼓，舞步右繞，一邊舞著從門內向此而來，並唱：

「建立佛法植於自己心，
從心深處乃可獲佛陀，
若將佛土最後貪惑淨，
清淨佛土喜悅在面前。

佛法心要修行生精進，
修行未作成就誰證得，
己之罪惡自己難見到，
發露已過教誠一要点，
何時部份過失漸清醒，
部份功德增加並推廣。」

如是句間隙演奏樂器，最後用力敲打樂器而離去，由此緣而醒覺，剛醒時，諸句未忘，且所說內容，知是取捨所學之教誡，親見一父上師之面，其後追悔（當時）以同情。

甯瑪派之老者智者移喜多傑配合自己覺受而寫出。
願具足意義

沙哇達曼迎浪

註○沙門四法：他罵不還罵 他怒不還怒

他打不還打 尋過不還報

劉銳之發露懺悔啓事

吾 師敦珠法王之最後祈禱文，佛母曾飭早日譯漢，使諸弟子諷誦。竟以事忙與善忘，遂致耽誤；最近始由林子崇安譯出，即予發表，並飭依儀軌大小，製成四張，以便放入儀軌套中，易資誦讀。不是儀軌，以儀軌敬，此是我檢討，可加不能加注，表示恭旁注與眉注，以助不忘。印一千份，分發香港臺灣諸會弟子，並分日傳授之，使於月底朗誦布薩、及月中閣誦布薩 上師咒後加誦；若能於每次同修法會，依式加誦，則更佳也。

傳授時加以錄音，說廣州話者，香港會錄音；說國語者，高雄會錄音。

若外地諸弟子：如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之檳城、吉隆坡、太平、怡保、古晉、沙巴，美國之三藩市、洛杉磯等處，應選一人主辦，如要廣州話錄音者，每一地區一份，函向香港會呂榮光會長，如要國語者，向高雄會王俊雄會長洽取錄音帶一份，並開列人數名單，則取祈禱文每人一份。盼即洽取後，集聽錄音，聚眾誦讀，不獨能得檢討之功，且得 師祖加持之力也。

所有祈禱文、及錄音帶之印製，與郵寄等費，均由銳之負責贈送，蓋發露懺悔而外，且以志吾過也。

香港金剛乘學會

新會址勝住典禮紀盛

鍾棟湘

庚午年六月初一日（陽曆七月二十二日）是吉祥日，香港金剛乘學會舉行勝住典禮，劉上師特由星馬專程趕回來主持大會，早上九時開始，港臺弟子三百多人，聚首一堂，熱鬧非常，會員熱誠招待來賓，先獻上鮮艷襟花，引領入座，典禮簡單隆重，肅穆莊嚴，禮畢，賓主受用茶點，對於學會之成長，會務之推展，競致賀詞。

新學會佔地約三千呎，佛堂使用面積二千一百多呎，能容納三百多人，佛堂主壇為蓮華生大士，此像乃三十八年前 上師之師兄勞嘯雲之子所繪，歷久猶新，並以八吉祥嚴飾之佛像盒（噶烏）①奉之，甚具紀念價值，金剛乘學會三遷會址，仍然保留，可見各人對此佛像非常崇敬。蓮師之右是咕嚕咕叻佛母壇城，此乃手繪之湯嘉②，為黎日光師兄多年前所供養，外飾以弓箭、絹索、花鬘綴成。再右為二十一度母壇城湯嘉，以綠度母為主尊，霍耀東太太供養，右之最末為護法殿，佔面積很小，但不失其莊嚴。蓮師之左為長壽佛湯嘉壇城，其上飾以紅「OM」③字、長壽寶瓶及壽箭，壇城之兩旁

書滿會員芳名，以每月初修長壽法加持之，再左是供養敦珠法王之銅像，兩旁置列位祖師法照，左之最末爲蓮座牌位，中間置一透明壓克力之「འཇུག」④字，表識所依，上有一小型之寶幢，表身住所依，右有一帶葉之竹，表手持所依，左有一隻鳳，口含銅鏡，表心所依，壇內列滿先人之蓮位，本會每月（指農曆）最後一個星期六，皆修大幻化網超度法，以度亡者。精舍雖小，然到處採用西藏風格加以嚴飾，甚令人悠然遐想。

臺灣弟子組團來港參加典禮計有林崇安夫婦、李銘國、王俊雄、謝順良、陳正輝夫婦、陳昱呈、鄭木森、徐玉貞、何佳蓉、陳貴枝、林秀梅母女、楊美禎、張黎玲、方太輝、邱永定、方慶肇、楊基業、李耀州、唐久寵、何沛書、周玲華夫婦、楊東賢、朱文進等多位，部份同學在港停留數天後，即轉往桂林、廣州等地觀光；有些則遠至北京，然後折回香港，再飛返臺灣；有些則暢遊港九數天，然後直接返臺，陳國政一家四口，則稍後纔到，錯過觀禮之機會，但亦不忘前來聆聽。上師開示「宗喀巴大師顯密修行次第科頌」；檳城之葉文意夫婦、葉立選、葉首溪等師兄亦遠道而來隨喜，非常贊歎香港學會之成就。

是晚，設宴於敦煌酒樓，賓主同歡，筵開十五席，首先由劉上師致詞，再由諸位正副會長向各人致謝，

互相舉杯同慶，很是熱烈，來賓王堯教授，乃四川民族學院之藏文權威，精通藏文，答應本會之邀請，於十月初前來任課，作爲期三個月之藏文講授，第一個月教藏文字母、拼音、一些文法及名詞；第二及第三個月將抽選「薩迦格言」及「密勒日巴傳記」與及一些顯宗經論等，使之學習繙譯，學員於講習期間，努力精進，必能發音純熟自如，翻查字典，精讀名句文身，故有五十二人擁躍參加。

開光過後之餘慶，則是一連串之弘法活動，如往大嶼山朝大佛、大型放生法會、舉辦西藏密宗靜坐班、文殊菩薩、一髮母、綠度母等灌頂，開示儀軌則有亥母、蓮華生大士、觀音、蓮師財神等、公開講座則爲大圓滿簡介、定期開講「宗喀巴大師顯密修行次第科頌」，每星期空出二節時間，供弟子自由發問，特別舉辦懷愛火供，八月五日在新界粉嶺公立學校舉行，爲港會成立多年來之第一次火供，故參加者達二百五十多人，極一時之盛，亦可紀也。

註釋：

① 噶烏：藏語佛相盒。

② 湯嘉：藏語佛像畫圖。

③ 「འཇུག」(些)藏音

④ 「འཇུག」(呢)藏音

對閉關者說到開悟

劉銳之

佛教爲身體力行之宗教，若聞而不修，釋尊有『說食不飽』之說。故其標的，一以攝定致慧爲依歸。其修行必須離群（包括家人）僻處，孤獨以修苦行，始能盼有所成就，並不以出家爲究竟，以阿蘭若爲居處。故悉達多王子出家（釋尊在，俗名）而後，單獨至優樓鞞羅聚落尼連禪河畔苦行林中，比照諸苦行者，獨修苦行。（此露天僻地獨修苦行，殆爲印度人習慣；余於三十三年前，曾從噶林邦雪山脚直至大吉嶺，沿途山旁獨修者，約廿餘人。）日食一麻一麥，如是六年。

其後瑜伽者之獨修場地，改爲墳墓地，或屍陀林，取其接近無常，易生效益。其後多趨巖穴，則更遠離人境，身心不致外馳，如無著菩薩之三次巖穴關居，感得慈氏菩薩，攝至都史陀天，傳以法相典籍，此顯教菩薩之故事也。

密宗殊勝之事蹟更多：如蓮花生大士至瑪那詩迦巖洞，修長壽佛三個月，長壽佛現前灌頂，作無二無別之加被，成無死金剛身。其後又以有三具力魔鬼，所作障礙，使西藏三年不下雨，疫症流行重以饑饉，師乃至尼泊爾邊境之賴舒巖洞，修殊勝道；並派二使者往印度，取降伏間斷法名普巴續教傳，及返，三魔遠遁，乃下雨

疫症消滅，師乃得大手印持明成就。前於嘉德滿都，傳有蓮師閉普巴關房，前有石猴石金翅鳥者，殆即指此。空遮伽雅到山洞修六個月，即得大手印成就。

曾得彌勒菩薩授記在華嚴世界內，成須彌燈幢佛之渣華龍青巴，在渣瑪佐那巖洞內，修瑜伽行五個月，聞動聽之歌聲，出視則有十六歲之少女，請賜加持；女乃將自己頂上金冠取下，戴其頂上，遂得樂明無二之定，對於大圓滿法之良好緣起，亦能遇到。（以上所引均見敦珠法王撰釋明珠劉銳之合譯之《西藏古代佛教史》）

若密勒日巴尊者，畢生均於巖洞獨修，而得不共成就，人所皆知，不必細說。

貢噶佐楚附於蓮師所撰之密咒道次第，及寶鬘釋之『蓮華道之次第之教導』，亦云：「皈依心作前行已，於寂靜處作關房」，以下便詳述境界。綜上可知修瑜伽行之與閉關，固須相輔而成，不可或缺者也。

降至近代，吾師敦珠法王，每年常閉關數月，因憶第二次至嘉德滿都朝謁時，門前標有『請勿騷擾』之英文字條，正擬退出，見管家多傑趨至，則以奉師命：本在關中，望見余至，特召見之，免往返之徒勞也。

師恩之浩蕩可知。

越二年，仙藩師兄閉關，聞余等至，以字條乞母轉請法王准其出關敘晤，法王則以無此權力峻拒之。

三年前，曾赴法國南部博都，在法王寓邸附近，有關房一座內有五十房間，是閉三年三月十日者。再過不遠，復有一座亦五十房，閉關日期倍前。又過不遠，復有五十房之一座，關期又倍之，已超過十二年，如是三座，均爲男衆者。女衆者一座，亦五十房，爲閉關三年三月十日。此等關房，均爲某君所辦，而請法王開示與加持。某君前所認識，於嘉德滿都法會，更常見之。向之請給『千日之關課』，滿口應承，云返法即以寄贈，至今仍雁渺魚沉；求人之難若此，關課之緣竟如此缺，奈何！

十餘年前，余在香港學校執教，每年新舊曆年底，必有假期，多則十餘日，少亦超過七日。每利用此假日以閉關。於關期中，以七日爲例，則覺第一、二日，於前塵影事，未盡忘懷，常形諸心腦之上。若第六、第七兩日，則又安排出關後之事，計劃頗多。心較寧靜者，惟第三、第四、第五日而已，盼善用之。

爾等既知閉關之重要，而實踐之，可勝嘉慰。而於閉關之要節，有應注意者，特簡示之：

關房除閉關者外，祇准侍關入內，必須依法禮拜，

且須禁語；其餘避免入關。如因病必須見醫，醫者亦須憑「緣石」以入，緣石規格另示。

閉關不獨關身，尤須關心，除侍者外，不能見任何人，報章電話、零食等，不得接觸。禁語而外，誦咒不斷，要如白居易詩所謂『行也阿彌陀，住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臥也阿彌陀，千般百般念，不如阿彌陀。』直至所聽一切聲音，皆成咒音。

意則勿動妄念，尤其勿爲三毒所牽引，必須每日檢討所應守之律儀，甚至三昧耶，亦須清淨。

身如不離座固佳，趙州禪師是坐破三十蒲團者。古人於關課完畢起座，以念珠置其座上以保暖，可以參考。

現在所修之關課，全屬儀軌，修習時應謹記以前所
示：

身——結印：約爲合掌、定印、及持印。若『甚深勝義精華』手印特多，宜特別注意。

語——持誦：約爲真言，偈頌，念觀等。

意——緣想，或觀想：爲身之作業（如結印），必須了知如此作何表示。或語持誦，必須了知爲此作何解釋。

不特此也，更須身語意三，全部投入，所謂繫心一處，亦所謂三密相應，始能稍有效益。

每座關課修畢，於其間隙，應觀空性；其次應作靜坐，坐時宜雙趺，先師虛雲老和尚，於此極其贊歎，常引法華經所述「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塵沙七寶塔」，認為就是指此。然雙趺之覺受勝常，勿容爭辯。於此坐以修奢摩他，乃至毗鉢舍那。若仍不能，惟有繼續持咒，無使時間空過也。

離群獨修，如何能達究竟，克證菩提，亟宜考察。見性而後，尚有一段距離，始能成佛，於此期間，不能不注意保任也。

若修靜坐，即使高達四空，仍不免於輪轉。故王子初偕侍者東南行，至毗舍釐城附近之仙人（學者）阿羅邏迦蘭所，就學解脫之道。此仙人以無所有處為最上涅槃，即以超越一切有之思想，獲來世住無所有狀態之果報也。受此報時身心暫有休息，然果報主體之我因緣和合仍有差別之想，被生死苦痛之所惱，則所謂解脫不是究竟，可知也。王子不能鑒望，去而訪鬱陀迦羅摩子仙人於王舍城外森林中。彼仙執非想非非想處為真涅槃，無所有處更進一步，而泯想非想之差別，住於平等寂靜之知見，其果報亦為非想非非想之狀態。然此暫依定力而得真淨之果，修因力盡仍不免生死流轉，其不能究竟之解脫如故也。（錄自呂澂印度佛教史商務印書館版）

持咒之功德見前，不再贅述。

由是應知：釋尊（王子）如何得成等正覺，彼乃無師自通，我輩何幸，有師可循，故將『前史』照錄於後，以備詳研，向之學習。

王子於是知當時哲學思想中，實無真正解脫之法，乃去而之優樓鞞羅聚落尼連禪河畔苦行林中，與諸苦行者為伍，備嘗辛酸，擬得解脫。七年之間，精進不退，然亦唐勞蕪獲。即悟苦行之無益，而欲靜坐思惟。先趨尼連禪河，浴七年之積垢，得牧女善生乳糜之供，氣力漸復，顏色潤澤。此時五侍者見其狀，以為信行退轉，去之婆羅捺斯。王子乃獨趨畢鉢羅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跏趺坐，端身正念，伐大誓願曰：「我今若不證，無上大菩提，寧可碎是身，終不起此座。」（方廣大莊嚴經第八）於是魔王復遣眷屬，百方擾亂，終不可動，憂愁而去。

輪迴之說乃古代印度一般之所信，王子亦繼承此思想而不能外。然在其他宗派則以為由業之力而使我輪迴，王子則謂我為輪迴之主體，唯以煩惱與業為根本之緣起法，現如是相而以。其成道，即於輪迴業感之理內觀思惟，而知一切諸法緣起無我也。當其思惟也，以為吾人悉沉沒生老病死憂愁苦惱之大海不得其始，惟絕外緣熟思維之，乃知今生有老病生死之苦生於身心，身心之起因於過去之煩惱與業。由煩惱業所得身心之次第，先

由識（心之異名）入母胎，次有身心之發育，於是復起煩惱與業而生身心，生死輪迴遂不能已。而爲其大本者，則心識也。於是又思惟欲滅老病死等之苦不容身心之生，欲離此身心必不起煩惱而造業，推至本源必滅識而後可。然而識法無始以來相續不息，固不得而滅之也。必也，依業因果之理法，求識所以相續之原因，能去其原因，識自不相續矣。爲此因者，則欲避苦趨樂之身語意作業也，其名曰行。心爲無始之存在，行亦無始之存在。惟行又有緣起，即吾人於身心唯是因緣所生之理不能自覺，以爲其中有常住唯一主宰之我焉，執我慢而對順違俱非之境，乃有其樂苦捨之感覺，乃有煩惱及善惡業也。此不自覺之事，所謂無明。故吾人死痛苦之源，畢竟乃在無明。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生死之苦一切皆滅。抑一切有情唯因緣和合而存在，因緣之根本又在無明。故無明滅而生死之苦已也。王子之思惟生死解脫，如是次第組織爲十二支，名之十二緣起。

此緣起當體曰苦，前前爲後後之因者曰集，（又譯爲因），緣起法之止滅曰滅，緣起法止滅之道曰道。苦、集、滅、道、是爲四聖諦，王子一旦緣起觀成，如快刀之斷亂麻，如旭日之初昇長夜闇滅，智明忽起生死永寂，是爲豁然大悟。得此智見時，自爲頌曰：「不如實

見四諦故，長時流轉經多生，已見四諦滅有本，已斷苦根不更生。」（巴利大品第六）如是內觀無師獨悟，自身遂爲覺者。其畢鉢羅樹因釋尊悟道其下，爾後遂稱菩提樹云。佛陀後時嘗追懷此一轉機時之狀態而語弟子衆曰：「即便持草往詣覺樹，到已布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若不解坐至得漏盡，我便不解坐至得漏盡。我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便得無病無上安隱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汗無上安隱涅槃，便得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汗無上安隱涅槃。生知生見定道品法，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眞。」（中阿含第五十六）又佛因起大勇猛心，由是終成無上正覺，歡喜無喻。於成道後四七日間，遂在附近樹下受用解脫之樂。

今者師儀雖渺，師訓猶存，亦步亦趨，應可『轉迷成悟』，至此即應敬誦『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聲。

法語選輯

四諦：

此是苦 汝應知 此是集 汝應斷
 此是滅 汝應慕 此是道 汝應修

唵摩尼啤咩

達賴喇嘛講於美國紐澤西州厄魯特蒙古佛教中心

林崇安譯

誦『唵摩尼啤咩』是很好的，但是當你在誦讀的時候，你還要思考它的意義，因為這六字真言的意義重大而深廣。

第一個『唵』字，是由三個字母『阿、鄔、姆』所組成，這些象徵著修行者不淨的身、語、意；它們也象徵著佛陀清淨崇高的身、語、意。不淨的身、語、意，可以轉化成清淨的身、語、意嗎？或者，它們完全無關？所有的佛就是例子，他們曾像（現在的）我們，但後來依賴修道而成佛。佛教並不主張有任何人一開始就全無過失，並具備一切功德。清淨之身、語、意的成長，來自逐漸捨離不淨的狀態，而轉化成清淨。這要如何做？要達成的『道』，就顯示在接下來的四個咒字（摩尼啤咩）。

『摩尼』意指寶珠，象徵著『方便』——菩提心及慈悲心。正如同寶珠可以消除貧困，菩提心可以消除輪迴和寂滅的困擾。同理，正如同寶珠能滿有情的願望，菩提心也能滿有情的願望。

『啤咩』這二個咒字，意指蓮花，象徵著『智慧』。正如同蓮花出於污泥而不染，智慧能將你置於無矛盾

的境界，你若沒有智慧，就會有矛盾。有通達『無常』的智慧、通達『人自足、實有空』的智慧、通達『二取空』——『能取所取異實空』的智慧、以及通達『以自性空』的智慧。雖然有很多種不同類型的智慧，其中最主要的是通達『空性』的智慧。

最後一個咒字『吽』，意指不可分，象徵著『清淨』必須由『方便』與『智慧』無分雙運才達成。依據顯教，『方便與智慧不可分』意指方便影響智慧，智慧影響方便；在密咒乘或密宗，它指一識之中，具足體性不可分的智慧與方便。依據五方佛的種子字來說，『吽』是不動佛的種子字——不動、不變動、不為任何事物所擾動。

因此，這六字真言『唵摩尼啤咩』意指依靠著實行『方便與智慧無分雙運』之道，你可以轉化你的不淨身、語、意，成為佛陀清淨崇高的身、語、意。你不應於心外求佛，成佛的要素都在己內，就如彌勒在他的《究竟一乘寶性論》中所說：一切眾生於其心續內本具佛性。我們心內擁有清淨的種子：如來藏，應將之轉化並圓滿成長為佛果。

書名：具韻雷音真言無餘結集

黃毅英譯

藏語：那芝俾東

造者：龍青巴尊者（一三〇八至一三六三）

序者：塔尚轉世（一九六七）

序文英語：甯瑪阿的瑜伽觀點之金剛乘佛教

譯漢者：黃毅英

佛陀曾宣諸乘可成爲無盡支分。以心能分別故，乃

出生種種不同教法。

實際而言，衆生以不同根器及心性，需不同教乘以

調教之。

於此，大乘甯瑪派將教法分爲三乘，再各自分三。

外三乘

聲聞乘

緣覺乘

菩薩乘

內三乘

作密

行密

瑜伽密

密三乘

嗎哈瑜伽

阿努瑜伽

阿的瑜伽

首三乘重視與謹遵經教，行者小心嚴守戒律，走漫長難行之道。

餘六乘，所別於前三，爲遵密續之真言教授。密咒除指真言諷誦，亦指秘密教授，憶念上師口訣；密咒亦指密宗諸續。

此六乘均爲內者，以其修習不由其外在行徑，縱從學士乃建於前者，然其見即源自佛陀。爲直接而短期相應故。

作密主爲唸誦，行密義爲作爲，綜合作密與瑜伽密之修法。瑜伽密以身印相應觀想。瑜伽亦指專注體內物質而修定。瑜伽乘爲另一組之始。末四乘亦稱爲無上瑜伽密。

後三乘亦稱『內內』，以較內三乘更內故。嗎哈瑜

伽、阿努瑜伽與阿的瑜伽爲甯瑪不共法，亦爲此書作者龍青巴尊者比較之主題。

蓮師以口耳傳出此等教授，而文獻最早爲喜金剛、時輪金剛、勝樂金剛等續。此中修習全爲內化而以意爲主。

每後一瑜伽爲較前深入。瑪哈瑜伽喻爲皮，爲父續，其範圍廣大護諸地（根）。阿努瑜伽喻爲骨，爲母續，其範圍深入護諸「道」。阿的瑜伽喻爲心，爲無二續，其範圍多維度護涅槃（果）。

嗎哈瑜伽依十八根本續。

金剛薩埵從金剛手得後轉出，金剛手乃得自佛陀者。

其見爲一切自性與意念非惡、清淨、無染，而賦之實踐。嗎哈瑜伽教法本性無染，故輪迴即涅槃。一切法其內即爲佛性。

往昔於西藏之佛教全盛時期，行者用之猶如今日科學家之用原子。

時噶托寺越百喇嘛齊修嗎哈瑜伽，一早，即登後山，整天宴坐，眺望山谷，用吽咒消滅諸法。百名喇嘛齊以吽對話、呼吸及思維。此時，寺內廚中水瓶即被吽波所擊破，內物流出。

於日落時，牧羊人則見諸喇嘛如蜂飛下，重返寺中，牧人即將此事傳開。

百千喇嘛曾於此山化作虹光，留下衣裳，嗣後該山即名衣山。

於阿努瑜伽，一切諸相及意念均知爲空性，即法界大自在母，即元始佛母。現像則爲普賢王如來，元始佛。此二之合，兩者無二即爲智慧。

阿的瑜伽見爲無相，一切皆爲阿的瑜伽。若了悟心性，則無有錯亂，一切諸智均由此出。阿的瑜伽直指眞如。

佛言：「一切唯心造。心爲主，諸法由心生」故，阿的瑜伽者自觀心以覓源。以心觀心之作用乃至心印心，於此之時，頓知心爲無有者。根本智既得，一切解脫。二法即破。無謬、無錯、無入、無出、無輪、無涅、無無輪亦無無涅。無執著。無始以來無依據自依據者亦無須任何依據。一切皆爲智慧。

大乘諸教，均言世間及世間法有因。此爲心意分別所生之二法。阿的瑜伽乃超此。此心對法領受，不只爲戲論，且爲無生。故此，阿的瑜伽不認定產生二法之心。

阿的瑜伽之旨爲禪定，然一切外念均可生慧。一切意念、感受、願望、視見、變化、生起及造作，均爲禪定之助緣。無須滅諸煩惱，而加觀照。了知諸法無因，定亦無由散亂，則此均無關宏旨，而無須隨己之意，而接納或摒棄。同理，一切煩惱無根，則獲徹底，安樂與

定。無諸過患，以本來無有故。一切於浮心中顯現，以心爲元始，無整、無染故。

阿的瑜伽之見爲覺心。若入金地則無有石之理。只有金！阿的瑜伽者旨在覺悟，證得涅槃。

若獲根本智則爲涅槃，反則輪迴。輪迴爲涅槃之染污見。阿的瑜伽之旨爲究輪涅之因。阿的瑜伽只不執有觀念，遠離世智辯聰。

阿的瑜伽的上師能授與任何一人，因其能了知任何根器。阿的瑜伽可傳與任何人，無論其興趣。阿的瑜伽教授圓滿之修習，爲一捷道，最後之果位可即時而得。縱非人人皆可登此位，然不少可略嘗此三摩地。久之，此定即長而所得之地提高。以於佛、上師、法具信，且發菩提心，則自有進境。

嗎哈瑜伽爲密，阿努瑜伽爲大密，阿的瑜伽爲最大密。

若悟阿的瑜伽，則可即身成佛。越憶阿的行者已化虹身。

嗎哈瑜伽爲根，阿努瑜伽爲道，阿的瑜伽爲果。

此闡述密咒金剛乘之論爲龍青巴尊者所造。他爲密三乘之上師，亦爲此中之龍象。

只有極少西藏歷史上之喇嘛堪稱『恭親』，義即全知。其爲文殊菩薩之三大化身。

龍青巴尊者自幼甚貧，然甚精進，且無選難學者。

恆產只爲一袋，日間爲衣，夜間作睡。他量稱之爲「睡於袋者」。與經加持之藥和之，食一碟糌巴可維持七天。

其後，被譽爲『多句』，以記誦甚多經句故。

時於拉薩向釋尊禱（譯者按：此爲大昭寺中文成公主帶往之釋尊像）。此像甚爲聞名，以其爲天宮中造，具寶石身故。其可於各方視之，亦時語人。於佛眉間白光放出，直入尊者眉間處。嗣後，尊者即能記誦任何事情，並知其過去生。

又妙音天女於前顯現，使其坐於掌中，帶尊者周遊四洲。此後，對事物即過目不忘。後即成大師，其弟子甚衆，人即呼爲『恭親』。

某日欲輯桑耶寺附近之大塔。於鋤近舍利時，見一顛骨頂部，四處跳動，旁人驚恐。龍青巴尊者甚怒，其光轉紅，次火由頂噴出，並具三眼。尊者已轉成忿怒蓮師，一揮金剛杵，顛骨自歸原處。

藏土中有三十二勝境，其一靠近桑耶寺，時尊者年五十六，於傳法後，即於此入寂。

其時七次地動，其後空滿天樂。於室內者聽得室外有樂，而室外者則覺室內有音。

弟子檢其舍利，共有五色，堅如金剛。

其時正值冬季，藏地冰封，然於尊者入寂之地，雪卻融解，草木開花。

出世法言 蓮苑歌舞 (三)

巴珠·鄔堅吉麥卻吉汪波著

祝維翰譯

勸誠既畢，又對雙蜂賜福、發願，然後自往四方雲遊，利濟所見、所聞、所念、所觸一切有情。後在彌門提勒寺中，如同薪盡之火，圓滿證得肉身無餘涅槃。

此後雙蜂，一般能依照仙人教誨行事，但也有時放浪嬉遊，縱情貪戀景物，渡過一段長久時期。一日，阿寧正在吮吸花心甘露，達陽正在花間飛舞，突然間陽光黯然失色，雲影飄然落地，剎那間蓮花都合閉攏來，阿寧被包裹在一朵蓮花裡面，呼吸閉塞，驚惶恐懼，不能出聲，只得撲撲地喘氣。達陽也愕然發愣，不知所措，墮落在蓮梗旁邊，輾轉翻滾，心情沉痛地悲呼道：

嗚呼哀哉多麼可怕，哎呀哎呀禍起突然，怎了怎了災害嚴重，是何魔鬼驟然來臨？天上高懸美麗日輪，是何暴君忽然遮掩？地上數陳燦爛百花，是何惡緣倏爾收拾？心中愛侶何處去耶？達陽所戀何處去耶？悠揚歌手何處去耶？密談慈友何處去耶？笑靨麗人何處去耶？翻飛所歡何處去耶？睨眸綠姬何處去耶？六足皓腕何處去耶？光艷精華何處去耶？烏髮髻女何處去耶？

我心頭肉何處去耶？達陽我心空空奈何？悠悠情侶阿寧聞否？

達陽悲訴不聞回音，段段分裂此心碎矣！

何故殘暴無情黑雲，頓成無辜蜂蝶苦難？

達陽恩人百瓣蓮友（太陽），君豈已經失去自由？

暉光普照大地主宰，請勿潛行殘暴雲中，

請放大悲溫暖光芒！

橫掃殘暴烏雲大風，若是風神能有多好！

開放百瓣蓮花力士，若是巨人能有多好！

弱小蜜蜂如此遭遇，噫嘻蒼穹老天知否？

望降嚴旨譴責惡雲！

阿寧阿寧我心精英，阿寧阿寧我心藤蘿，

阿寧阿寧親愛伴侶，阿寧阿寧天女情人！

嗚呼哀哉達陽傷心！

他一面悲泣，一面在地上翻來覆去。此時，阿寧也稍微緩過氣來，能夠小聲說話，從花苞裡呼喚著：達陽，達陽。達陽一聽，心中大喜，想到阿寧已經蘇醒，急忙起身面向蓮花呼喚阿寧。阿寧也聽到達陽呼喚，知道自己被捲在蓮花裡面，仔細想到：哎呀呀，我倆從前雖

曾在端袞珠巴仙人門下受了很多深奧的教言，但是絲毫未曾修習；雖曾立下志願想要修習正法，但也只在想修想修之中，耗盡壽數。現在蓮花苞裡，或將長時忍受有如諸天死墮之苦，最後歸於死亡；或將再得陽光照射，花瓣重開，可能解脫不死。但是，無論如何，達陽正陷於悲傷之中，亟應答言，不知他能否聽到？隨即答道：

喂喂達陽喂喂達陽，廣瓣達陽天之愛子，君聲優美耳中甘露，我今已聞心生喜悅：但君風姿眼中甘露，我今未見不幸若何？

驟然陰靈死神使者，何時來臨我全不覺，光天普照耀暉日輪，不在太空何處去耶？

柔軟花瓣華美臥褥，甜蜜精華淋漓甘露，馥郁香氣撲鼻芬芳，紅粉韶華入眼醉迷，芙蓉花朵如意資具，何故竟成害命屠夫？

柔細花朵兇殘牢獄，粘膩甘露縛人鐐銬，壞苦之情一至於此！

吁嗟深恩盛德仙人，當時賜予教誨甘露，所說無常輪迴本性，今朝都現我倆眼前，幸福享受可與天齊，轉到悲慘閻羅城門，不待雙目啓閉轉瞬，嗚呼死墮如此痛苦！心中雖有修道志願，未能立即勤奮修習，及至需入中陰狹路，卻無正法可資信託。

心中雖念死亡將至，未念何時死亡無定，放蕩疲沓悠遊歲月，死神邪魔倏爾便臨。心中雖念輪迴痛苦，但戀暫現好景不捨，五境妖精誘惑五官，輪迴根基痛苦遂成。心中雖信業果無欺，但未做到取捨深密，疏忽散漫耗盡人生，曾修某善無可指明。吁嗟情郎少年蜜蜂，往昔曾聞世有怨敵，死神魔王兇殘可畏，今茲似已現在眼前。常時棲息蓮花樂園，本心雖實不願捨去，此時橫被死神魔君，牽至閻羅城堡門前。長時享用甘美食物，本心雖實不願斷絕，今受天條不由自主，食物須尋氣味煙香。盤桓道路廣闊天空，除此雖不願往餘處，此時強被閻羅牽走，即將進入中陰狹路。慈祥至親深恩父母，心中雖不願與別離，此時須往閻羅法場，無親無友流亡漂泊。養就眷屬蜂蝶昆蟲，心中雖不願與分散，此時終須零丁無伴，獨自往趨來世長途。被體柔細綿軟衣服，心中雖然不願卸除，此時已被死神捆绑，赤身裸體無衣牽掛。相伴愛侶金蜂達陽，心雖不願從此永訣，有為原形今已畢露，似將往赴難見聞處。

哎呀可愛年少情郎，自從相伴乃至於今，
慈容微笑常開麗顏，從未曾見蹙額怒容。
愛語相敘悅耳美言，從未曾聞厲聲相責。
仁慈心情伴隨美意，從未曾見無視決絕。
必需享用身外貨財，從未曾分爾我各別。
長時短時舉止行爲，從未曾露姿態不悅。
善良心意深長情誼，相待厚恩永在心頭。
親密相伴不辨離合，眷戀深情永在心頭。
談言稱心情投意合，愛憐詞氣永在心頭。
同心相愛不辨離合，親密意向永在心頭。
所棲住地似將離別，爲是住地思之不悔。
所積貨財似將離別，爲是貨財思之不悔。
所蓄奴僕似將離別，爲是奴僕思之不悔。
所愛身軀似將離別，爲是韶華思之不悔。
所惜生命似將離別，現世安樂思之不悔。
但雖與君恩愛情郎，永遠訣別痛苦穿心，
此番離愁遣除無方，想念嬌好慈祥容顏，
眼底淚流如雨連連。
想念親切相愛深情，痛苦遮心陰暗朦朧。
想念溫情慰藉愛語，心中悲傷如火熊熊。
命已至此今復何爲？

自覺德薄能鮮不是謙虛

劉銳之

嘉德滿都 祖師廟布薩，光出廟外；佛女千媚師兄來港時，手持放光相片相贈，余不敢認，她以爲是謙恭。（見本刊四十期）余豈敢謙恭哉？蓋自長大以來，常覺德薄能鮮，愧赧不已，可能與家庭教育有關也。

憶於三十一年前，吾 師法王頒賜「無上密乘教傳派金剛薩埵靜忿大幻化網本續灌頂傳承」及「靜忿摧壞巖出近傳承」兩表時，均呼余爲「渣敦舒囊卓之贊青」。當時悟謙師告以：依照字義「渣敦」應譯作「漢地導師」，因請譯爲「漢地演教者」，以此爲定。賜序更呼爲「渣伊阿敦」義爲「漢之密咒導師」也。

又當受第四灌頂圓滿時，師示：「依巖傳規矩，爾可稱爲『舒囊卓之贊青甯波車』。」余踞稟曰：「不敢！此三字之尊稱，永遠尊敬於 師，有如唐朝窺基和尚，尊稱其師玄奘大師爲『上人』故將來余之弟子，亦使以『甯波車』之稱，尊於 師祖也。」

八年前謁 師於嘉德滿都，承賜蓮冠，親爲戴上，並開示云：「今後爾爲蓮師之代表，戴此冠時，對佛像不必頂禮；且可稱爲『舒囊卓之贊青喇嘛』。」一切敬謹恭受，但「喇嘛」之名，未敢用也。

從上三事言之：第一事，藏文具在，無可諱言。第二事，知之者唯悟謙師。第三事，則在旁恭聽者，大有人在也。

本會法訊

鍾棣湘

九月二日，臺北弟子七人追隨 劉上師乘自強號火車直下臺南，到達車站，臺南會長等人早已久候，回到學會，用過午膳，稍作休息，即驅車直上南化密宗山閉關中心，主持那也東初之超度法會，北中南高四會弟子早已齊集，運用群力，幫忙安排一切，各種鮮花果餅供品燈燭整理完備，上師即上座主持法會，在非常殊勝，肅穆莊嚴之氣氛下，參加蓮座達千人，皆一一被超度至金剛薩埵本尊刹土，脫離輪迴生死之苦海，附薦者亦安心默禱亡者得到解脫，永享極樂，眾人皆安然離去。

臺中學會正副會長，懇請 上師於停留臺中期間，開示「宗喀巴大師顯密修行次第科頌」，上師欣然答應，定於每星期一、三、五每晚七時至八時卅分公開演說，歡迎社會各界人士前往參聽；然祇開始一星期，即往臺南學會閉關。

今次入關之因緣，實得於臺南會之邀請，據云：「臺南會成立以來，會員稀少，偶有增加，然不久即退轉，大不乏人，究其原因，可能是自己缺乏領導能力，或者是會員信心不堅定，好高騖遠，追求神通，喜歡跑道場，未必有所獲，特請 上師來閉關，每逢週六晚上七時至八時卅分，週日早上八時至九時卅分，演講佛學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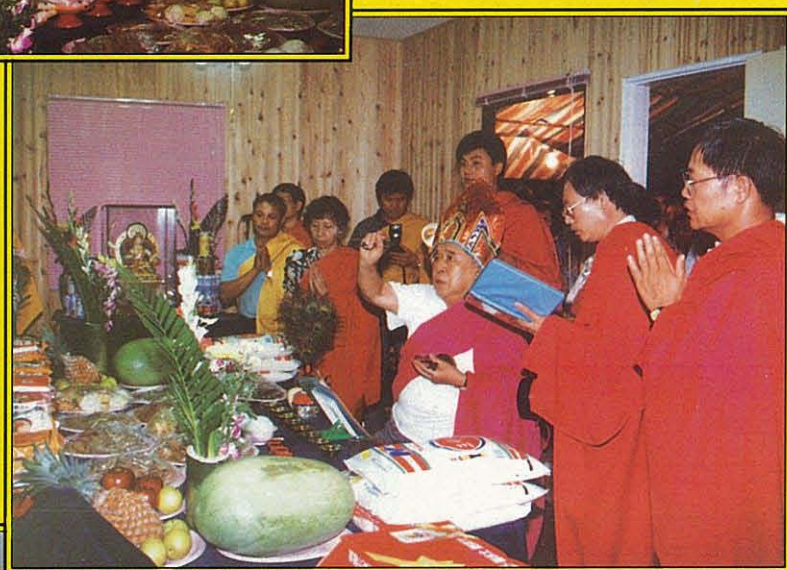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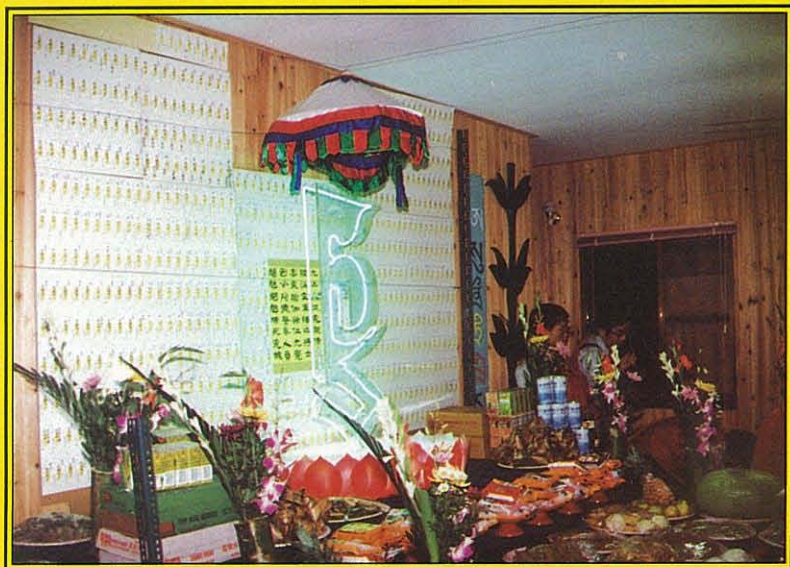
講，示初學者以佛教之基本學識，或能仗此機會，引導初機，進入佛道。」開示以來，反應尚佳，前來聆聽者約數十人。

於此關期中，除每日做定時之關課外，上師則忙於繙譯 佛母交來之千日關課，此乃最新之課本，此外尚要寫作，處理港臺各會事務，相當忙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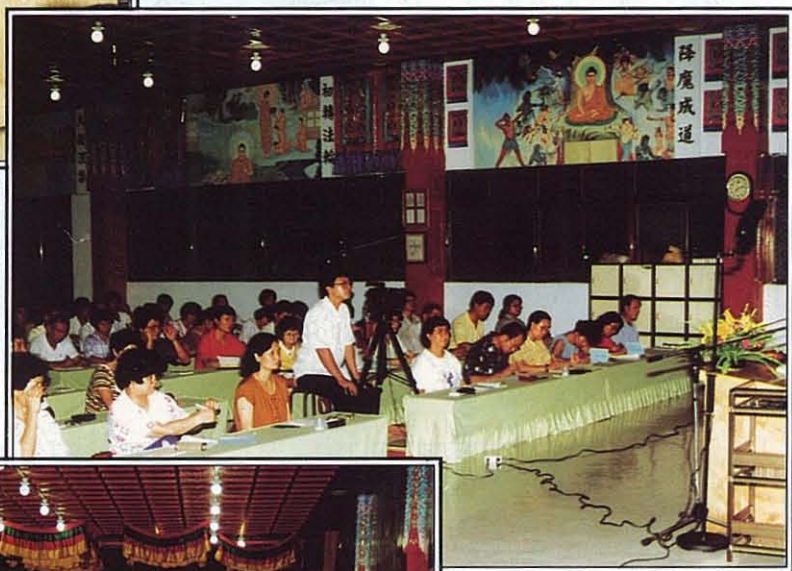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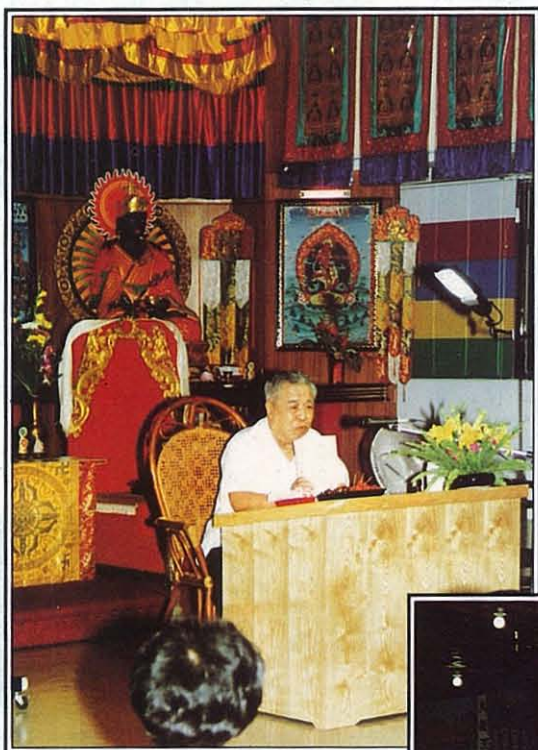
十一月四日上午九時，臺南會舉行觀音菩薩結緣灌頂，隨後開示 敦珠法王最後祈禱文，十日八時卅分於高雄仁武鄉古巖寺開光，是晚七時於高雄學會開示 敦珠法王最後祈禱文、蓮師及文殊菩薩儀軌。十一日下午二時卅分於臺南南化鄉密宗山舉行懷愛火供，此乃在臺灣弘法十多年來第一次舉辦，參加人數非常熱烈。十二日上午九時卅分於臺中學會舉行勝住六週年法會，紀念敦珠法王六年前親自蒞臨主持開光。會畢，茶點聯歡。

臺北學會邀請 上師於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到臺北弘法，作為臺北學會成立十五週年紀念，活動範圍廣泛，儀軌開示部份計有普巴法、普巴金剛閉關法、拋幹法要義、亥母之圓滿次第、啤嗎寧梯等，佛法開示則有兮魯迦百字明、金剛誦、敦珠法王最後祈禱文、更以重點開示蓮師及密勒日巴傳，傳授飲空增壽法及大白傘蓋佛母灌頂，最後以法物隨喜供養來結束這次之會慶，圓滿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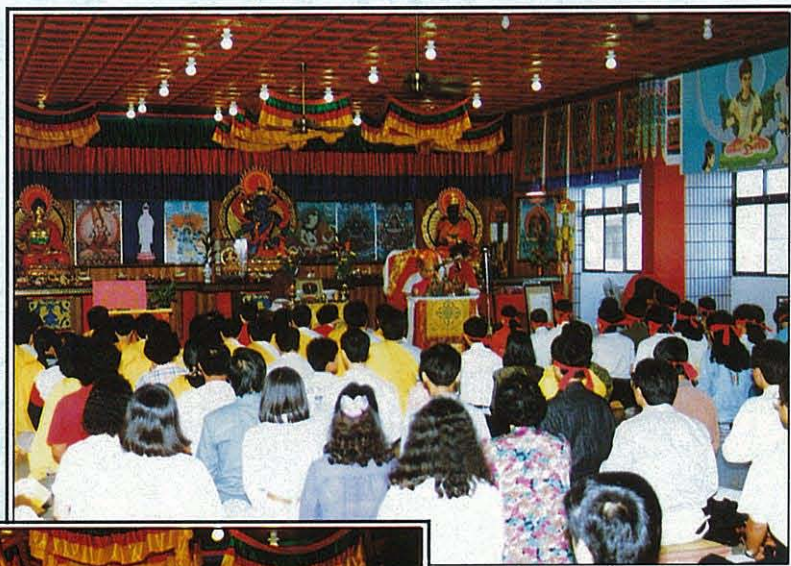
臺南密宗山舉行超度大法會



臺南學佛會八十講之講座



臺南學會觀音菩薩緣灌頂





密宗山之火供
↓



臺中學會之放生

戒定慧之抉擇後記

劉銳之

去年秋在台南縣南化鄉敦珠閉關中心，掩關百日。憶四年前，曾以關課向 師請示，承囑仙藩師兄代復，由趙露茜同學寫成漢文，諭以「爾年事已高，不必呆板於關課；而課餘大可閱讀經論，翻譯寫作，乃至開示法要，攝集生徒。」關懷愛護，情現乎詞，回憶之餘，不勝感激涕下。

入關之初，乃帶演培法師釋註之俱舍論頌講記一套三巨冊，以爲課餘閱讀之資。此頌於少年曾經誦誦，當時以其七十五法，與唯識之百法有別，而六因四緣，亦與普通經論，有所不同。時充軍用文官，投筆從戎，以攻日寇，軍事旁午，未及細辨。

三十七年前開始在香港創立金剛乘學會，繼在台灣組立四間，從游諸子數百人，除經常示以無上密乘法要而外，復鼓勵以研讀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成唯識論、瑜伽師地論之後，進而研習俱舍論頌，飭以演師講記爲課本。

前年曾奉 師命：以西藏密宗靜坐法，原爲毘盧七支坐所衍譯而成，應加以改進，於能健康長壽而外，說及可修習報身。奉命後即將內容多列『比較宗教』，予以抉擇；本對修所成慧言之，但念於三學中，戒定亦應

抉擇，關中無書參考，不禁廢然。旋以演師於此講記，克盡克詳，凡六十五萬餘言，對問題之研討，旁徵博引，臚列多家。於義理之敷陳，則如三峽倒流，一瀉千里。因取其『戒禁取』等外道邪戒，詳細引述，實欲『知之者不爲』。若定共戒、道共戒，於論頌中已公開，故亦略述。至顯教各律儀，爲遵佛制，祇列其名；菩薩戒因亦列三聚戒名而已。而密乘諸戒，則但表受灌頂時之所應遵守者，連戒名亦不敢列，此密乘之所以爲密歟！

關於定之抉擇：出關後返家找出謝卓如師兄前所簡錄見示之資料，以其於顯教之定，非常豐富，乃認真修飾、整理，而論列之，以供學人之參考。至西藏密宗靜坐法，初爲發揮脈氣點之自動功能，繼爲驅使所有各氣，以入中脈；究竟則爲拙火升起，心氣無二。以與上列各種絕不相同，但銳之已寫成西藏密宗靜坐法概說、及詳釋、廣論三書出版；且自奉 師命改進而後，對於如何趣入報身之修習，一俟稍有證量，當續敘陳，於茲不贅。

至於慧之抉擇，卓如兄錄示之資料，本有世間智分凡夫與外道上、中、下之三智。出世間智則有聲聞十智、緣覺七十七智、菩薩之二智、四智、八智、九慧，佛

之二智、五智、十智、十善巧智、十廣大智，乃至離二見、四見、複四見、具足四見、六十二見、離百非見、及離見妙用等，以所舉引，極僻且深。數十年來，國事蝸蟻，中原鼎沸，國民流離各國，求生不遑，已無暇讀國文，更何暇研習僻而深之佛學，故不採錄。而祇錄極通行，或必須知悉之分宗、判教，於普賢王如來之分乘，補錄四諦、十二因緣、三十七助道品、六波羅蜜、顯密辯析等，使學者能鳥瞰顯密之大略，是區區之意云爾。

民國七十九年庚午歲端午節後半月劉其鈍銳之

舒囊卓之贊青記於馬來西亞古晉佛教居士林

劉銳之啓事

謝卓如師兄之後人，久失訊息，非常懷念！如有仁者得知其公子謝景炎君，及其孫謝海平博士之通訊及近況，祈賜示知，不勝感激。

金剛乘學會贈書啓事

劉銳之上師新著戒定慧之抉擇一書，以由戒得定，由定得慧，無待煩言。而慧復要由聞思修所成，修之最後則又重於抉擇。除於戒律方面，以嚴於佛制，不得公開，祇從邪見加以抉擇而已。其餘定慧二學，項目繁多，應有盡有；比較精細，解說詳明。更將無上密乘阿底瑜伽金剛藏大法陳述，發前人之所未發，尤為難得。佛教徒應閱讀，密宗瑜伽者更應閱讀，現在出版五千本，所有香港臺灣金剛乘學會同學每贈一本，而澳門，星加坡，馬來西亞之檳城、太平、吉隆坡、怡保、古晉、沙巴，美國之紐約、三藩市、洛杉磯、聖地牙哥，加拿大之多倫多、溫哥華，法國之巴黎，澳洲之雪梨、各地，曾受劉上師之灌頂，及開示（包括隨學靜坐），不論曾否組成「金剛乘同修會」者，務請開列名單寄下，當即如數照奉。如蒙外界人士，來函索取，亦復一律結緣，存書無多，惠函從速。

來函請寄香港灣仔克街一一一五號展鴻大廈一樓A座金剛乘學會贈書組

密法反哺基金會啓事

劉銳之

銳之十三歲，加入香港佛教眞言宗居士林，皈依黎乙眞法師，林中所示條文：爲「不捐外界資財，不受善信供養。」時年尙幼，但已中心景仰，永誌不忘。

西元一九五二年來港，組立金剛乘學會，集衆說法。五九年皈依 敦珠甯波車，蒙賜傳承，飭爲攝受弟子。返港後稍事修習，始謬爲人師，邇來亦二十餘年矣。中間李世華君，卅餘年前曾捐港幣廿餘萬元，以選集「佛經選要」行世。其後在港及臺灣之臺北、臺中、高雄、臺南，先後成立學會五間，其會所均經遷徙再三，現均具數千尺，略具規模，全爲弟子輩自籌自辦，從未張口問人，更未以捐冊相勸。蓋以「自求多福」不宜以此相擾也。

近作「戒定慧之抉擇」脫稿，港會呂榮光會長，集有港幣十萬元，準備印行贈閱。復有來函詢問：「如會中各師兄有興趣參加此功德，可否接納？」既然如此發心，自當隨喜；且誘導而擴大之。因念近年兩峽初通，常有以經書缺乏，呼籲補充；而於密法之需求，尤爲急切，曾聞有渴欲一觀「金剛乘季刊」，不問是何期者，由此可知。

我師甯波車，最關懷漢地，家居常穿漢俗長袍，閒弄洞簫自娛，時欲以無上密傳給漢人子弟，認爲有如慈

烏之反哺。貢噶先師之弟子，存者尙有多人。每欲將金剛乘全集、靜坐法廣論等，設法供應，以慰渴思。

處理辦法，一面先行調查，如何運送？務期達到需要者手上。一方面收集捐款，暫存銀行，專人管理，數目公開：捐款除香港外，所有臺灣、澳門、星、馬、美、加，凡屬本會弟子，捐獻固所歡迎，即使善信外人，凡是願力相同，一律接受；即將外幣換成港幣。捐者姓名數量，每三個月，即農曆三、六、九、十二月之十五日，用傳眞傳給季刊發表。一俟運送途徑踏妥，即用成本價向密乘出版社取得書籍，付郵寄出，所有書價郵費，即行在學會公布，如外地捐款人詢問，即須由管理人影印答覆。服務人員全部義務，不支費用。存款利息，作爲收入應支。

運送範圍，由近及遠，以至全面；如有來函索取，更所歡迎。所送之書，由少及多，更由密及顯。區區之心，如是而已。

即成七絕一首

劉銳之

如白蓮香漢土飄

時當末法法全消

反哺應抱慈烏願

他渡何嫌萬里遙

參禮法體文叢

法會一瞥

陳國政

度過無數的盼望日子後，終於實現了期待已久的夢想，偕內人參加十四天的尼泊爾、印度旅行團，赴尼泊爾參加 敦珠法王法體奉安禮節，順道參觀印度文化古蹟。今年二月二日搭國泰班機過境香港，轉尼航飛往尼泊爾，於晚上八點多抵首都嘉德滿都，經過繁複的通關及簽證手續後，十點多下榻於喜馬拉雅大飯店。停留尼泊爾期間，為覬見 上師，瞻仰法體，參加法會，故旅行社所安排如波卡拉旅遊等行程只好放棄。

二月三日晨，天氣涼爽，與台北會長林崇安伉儷覲見 上師，親見 法王之舍利及佛母轉交 法王囑賜之貼身半臂以表加持及護念，並與衆多之師兄同蒙 上師以 法王舍利加持。中午偕諸師兄赴印度餐廳歡宴 上師及 師母。餐後已二點多，與林坤旺、莊金沛、楊東賢師兄赴海關交涉「法王與金剛乘學會紀念畫冊」之提取，然因缺輸入許可証無功而退。旋即趕抵白塔附近敦珠法王廟，見到香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金剛乘學會及星馬地區，共一百五十多位師兄披法衣集合，井然有序上三樓朝禮 佛母及仙藩甯波車、千媚、詩靈

兩小姐，向之呈獻哈達及供養。下樓後入廟內禮拜 法王法體並獻哈達，出廟後另入供燈房間，燃點幾盞光明油燈。回到飯店，林崇安師兄謂導遊之尼泊爾友人已至，導我們二對夫婦去猴廟（四眼天神廟）、千佛寺、金佛寺、白塔繞舍利塔轉摩尼輪、巴丹市等遊覽，並買些紀念品及法器，又領至他家裡。及所經營銅佛像及湯嘉的工廠，以純尼泊爾風味之午餐招待，殊值回憶。

二月四日早上，濃霧籠罩下驅車前往參加法會，廟中除七十多位喇嘛外，容納了本會一百多人後，更形擁擠。法會上下午各二壇，每壇二小時，喇嘛們以藏音修法，唱誦聲配合喇叭聲、鈴聲、鑼鼓、銅鈸聲，極為悅耳，氣氛非常莊嚴肅穆，本會師兄多數不懂藏文，故仍按 師父所授儀軌修法。廟內壁畫有蓮師之各種湯嘉，前面壇城旁供蓮師半身塑像，中央佛塔供奉 法王之法體，彩繪極為莊嚴華麗。

二月五日下午六點（除夕夜），上師率全體師兄於 法王廟內關門布薩，並以 佛母轉交 法王生前所用之鈴杵，各別加持我們，事後才知：我們布薩時，於門外等候之衆多喇嘛，親見廟內 上師放光如晝及 法王種子字放光。三扇牆壁玻璃出現光環等不可思議之瑞相，並向 佛母報告，喇嘛們始知 上師是大成就者，次晨即有數位喇嘛向 上師恭敬求加持，然 上師予以

謙辭。

二月六日法會時，我與林崇安、王志中伉儷向 上師辭行，搭印航飛往印度，繼續參觀佛教古國之文化遺跡。綜觀此行，雖然無法親迎 法體於前，亦不能歡宴 佛母於後，然親見 法體光環、舍利並親領受 法王聖座流出甘露之瑞相，對清淨成就傳承之信心更益堅定，深信只要能虔誠向 法王祈請，則其慈憫音容，無不立即浮現眼前，垂賜加持不斷，我們只要能嚴守清淨的三昧耶，追隨 法王功德事業無別的 劉上師，則將來必可在香巴拉刹土與 法王相見。然深感覺，雖為佛陀誕生地的尼泊爾，其佛教已衰，在印度佛教徒及佛寺更寥如晨星，故國力亦無佛教鼎盛時期，阿育王統治之強大。在佛陀初轉法輪處鹿野苑內一寺禮佛時，思見佛之不易，眼淚不禁奪眶，聖教在佛教發源古國之衰危，乏人弘揚護持，只有祈禱三寶，努力修持成就，幫助 上師弘揚佛法，才能報答 法王及 上師三寶恩德於萬一。

記虹光加持有感

楊東賢

敬禮

大力勇猛無畏金剛智師尊 敦珠甯波車

悲願弘法遍豎法幢 舒囊卓之贊青師

以聖者宿世度生之宏願，於今示現濟度娑婆眾生。蓮師廿五大弟子再來身之配合，交替傳承、銜接密法，只為圓滿佛陀三昧耶之願，及度生事業的弘展。

西元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七日 師祖敦珠甯波車於法國博都示寂，現證即身之殊勝成就。 上師以五濁惡世眾生為請，祈求留下色身，以饒益娑婆有情，加持所有得見、聽聞之眾生。由於此一無量慈悲的融匯，才有今年（一九八九年）五會七地學會同學近兩百人同至加德滿都，朝謁 法體，共修祈請早日乘願再來之法會，其殊勝不共的加持，只有各同學心中清楚，不必枚舉。然而一些顯然可見的虹光，都是所有朝聖同學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現量相應。

遠在四人小組（楊焄暉、何雪霞、陳貴枝、筆者）元月十五日首度抵達 法王廟，就已見虹光示現——在北側安奉舍利塔後窗戶上靠西面的虹光圈。初以為粉筆或油漆所留下之痕跡，並未能了知此即是虹光的加持。反而在拍攝廟外四周景觀時，故意略去不攝，失之交臂。

二月四日開始首日的祈禱法會，陸續前來朝拜、參禮的藏人，外國人達數百人之多，此時 師祖的虹光加持，才首度被發現肯定。當我們在廟門口，派送『法王與金剛乘學會』一書的過程中，見到相當多的喇嘛、西藏人、外國弟子，在北側騎樓四周，以景仰的神情，合

掌抬頭端望此一殊勝景觀，經過介紹、翻譯，我們才知道這正是 師祖虹光成就的親臨加持。於是即以肅穆恭敬，重新加以領會。此時，由先前所見一個虹光明點增為兩個，分別座落在舍利塔後的兩個窗戶上。所有親見同學，莫不拿起相機將此一殊勝印象攝取，希望能為未能來尼國同學作一見證。當天下午祈禱法會結束後，蘇尤甯波車及兩位佛女特來謁見 上師詳細解釋虹光殊勝的示現。

二月五日漢曆除夕，於當地時間下午五時半，上師領導所有到會修法的弟子，濟濟一百四十人同處法王廟內舉行布薩誦戒法會。以這麼多各地同學能齊集在師祖色身加持前面，為維護對 上師諸佛的清淨三昧耶而作此誦戒，可謂空前。這正是傳承所依的領導及清淨誓句的結合。於是虹光亦再度清晰現在舍利塔後的窗上，師祖讚許的弘願加持，亦再次顯現相應。事後聽聞一些高僧、喇嘛談及他們現見廟內放出種子字的光明，及充滿光明的咒字，互相輝映，且攝得照片。於是翌日廟內喇嘛們向 上師呈獻哈達，以示崇敬的心意，因為他們肯定那晚廟內的漢人導師是一聖者。此一呼應配合的瑞相，不特是悲願誓句的相應，也是破邪匡正的清淨顯現。

二月七日漢曆初二藏曆元旦，上師率全體同學公

宴 佛母及其眷屬。會中仙藩甯波車說明：「虹光圈加持於窗上所留明點最內圈內亦現一種子字，表示 師祖每會必親臨廟中，加持這班到廟修法的弟子。」再一次肯定我們與 師祖的親密關係，以及 師祖的眷顧加被。

二月十一日前面正門靠南面窗上亦現虹光圈，顯約有兩圈可見。

二月十二日南側壁上窗戶亦現虹光明點，但相當模糊，不易得見。

二月十三日晚 佛母款宴招待所有學會同學約百餘人於法王廟內；餐前千媚佛女特別告訴 上師，此日黃昏時分，天空現一彩虹，光顯 師祖帶眼鏡之像，在場藏人皆得見之，有人因而感動流淚，四周窗戶亦同時現虹光。於是千媚佛女特別引導 上師下樓見師祖。即南側壁上窗戶所留之像，在依稀燈光中我只見兩個虹光圈，不能得見師祖身影，而上師卻早已見了，只有如同上師般清淨誓句的相應，才能真正得見清淨的加持。我們所以不見勝景，只有反省自己不清淨，與深切加持與否無關。

二月十七日廟內天花板上壇城彩繪亦現虹光圈，明顯清晰，就在學會同學的座位頂上。

二月十八日當日上午太平麥達成師兄特別指出大門

上靠南面窗上 師祖的半身示像；經本人極目張望方隱約了見，實歎自己淺陋，不能真正清淨得見。

二月十九日依本人凡夫眼得見廟外四周同時現出四處虹光明點，北側舍利塔後窗上兩處，正門上側南北兩面窗上各一處。此四虹光圈同時清晰，舍利塔後窗上現為三圈同心明點，最內圈同具六個缺口，而正門上窗面是兩圈及三圈的同心明點，並較模糊。而且莊金沛及陳正輝師兄等，亦特別見到進口樓房上所現 師祖的全身影像。

這陸續相接的示現加持，使我從無知的忽略，到驚訝偉大成就的不捨眷憐，內心充滿無限崇敬與感激，得有緣一睹聖者成就加被。並不斷反省自己，望能精進修持，再發菩提心，嚴守清淨三昧耶；如此才能真正親近承事 聖者的加持，否則一切顯現依舊是「說食不飽」。

後記

我們得能於此娑婆濁世，同處 師祖及 上師的加持壇城下，實是慈悲的加被，及彼此清淨誓句所繫為然，故說同是一家人，比親兄弟還親。因為這殊勝際會，並不是染污業力的牽引，而是誓句的維繫，又何分彼此，又何懼彼此言語的隔閡，只要心意共相投入配合，共為度生弘法的覺悟努力，則一切事業都是契合 上師諸佛的大願，何愁不解脫！

劉上師尼泊爾迎接 法體之行獲賜之法物

慧泉

劉上師一行八人於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七日抵嘉德滿都，迎接 敦珠法王法體，還拜謁 佛母、仙藩寧波車及二位佛女公子，除獲得熱誠之款待與多方之關懷外，並得 佛母賞賜，獲贈之寶物計有：

1 法體孳生之舍利：法王在法國圓寂後，其法體依西藏俗處理，以鹽掩蔽全身，鹽中孳生舍利頗多。兩佛女以其中若干分贈。

2 法王日常所穿之背心：法王圓寂後，一直靜坐了十四天，直至 劉師趕到法國朝禮，始行出定，表示傳承人到了。在法國時，已得到 佛母將 法王生前所穿之毛線衣和睡衣賜給，現在復將背心相贈。

3 法王生前常用之鈴杵：以之說法固多，以之灌頂度生，亦復不少。佛母認為如此的法物，必須傳授得人，這樣始能符合 法王的願，如是鄭重地以給 劉師。

4 藏文手表 二月八日晚上在 師祖廟三樓，歡宴本會在尼國同人，席散， 劉師告辭， 佛母慰留再三，並贈以手表，表面三、六、九、十二處，均植有一個藏文，它的順序是 **ཀམ་མཁུ་ལཱ་ཤཱ་ཤཱ་།** 義為「心勿散」。復有英文 RIGPA 明體五字橫列。 劉師近年，正

以腳踏實地，密修大圓滿法，師祖卻是修大圓滿法得大成就的，姑勿論這是否師祖所指示，而劉師得之，已認為以心印心，喜上眉梢呢！

5 加巴拉 顯器於梵文音為加巴拉，無上密宗，把它作為法器；這當然由於死者生前，發心奉獻。其生前修行成蹟，可於器上的紋以見之。法王第二次駕到香港的時候，曾以一具賜劉師，告以此具有松樹紋，而且很順，故非常殊勝。此次佛母手持一具說為法王所常用，且非常重視，為特別珍惜故，將它內塗朱砂，寫一「吽」字，四周畫種種莊嚴，以圍繞之。製甘露丸時，取出應用，用後珍藏於寶篋中，現在取以給爾，認為非常適合，未以告知我的兒子，他日一定告他知的。

6 蓮冠 民七十年 劉師赴嘉德滿都朝 法王，得到蓮冠的賜給，並親為他戴上；且告訴他：「現在你戴上蓮冠，就是蓮花生大士的代表，在這個世界中，祇有我與你兩人而已。」

此次於師祖廟中修法，佛母特別安排在廟之一角，以安置本會前往的同人。（最多時為二百餘人，最少亦數十人；有很多人以職務在身，請假不能太長的緣故。）並囑咐戴上蓮冠以修行，鄭重其事也。

劉師體胖而怕熱，台灣香港，氣溫較別處為高，故

常流汗，蓮冠日久，很容易變了型；請求佛母介紹希望重縫一頂。佛母乃曰：昔年法王賜你一頂，我今又縫一頂以賜，此為殊勝的緣起，象徵彼此健康長壽，圓滿吉祥。

尼國人之工作非常緩慢，劉師於行期前一星期，報告佛母，答以「無妨，我當依期為你戴上呢。」果於行前蒙賜。千媚（法王大女兒）告筆者曰：「此次媽媽召集這三個縫工，閉在房中，使速完成，故有如此快捷呢！」

佛母後告 劉師曰：「法王與她對於蓮冠，均極重視，不輕易與人，恐不得其人，易生毛病，故她常特別反對，有某氏子，向法王請求多次，都不得許可，現在戴蓮冠者，唯爾一人。」

尼泊爾法會行

鄧淑文

期待多時的尼泊爾之旅，終於在二月二日成行；在桃園國際機場，遇見許多坐不同班機目的地相同的師兄弟們，熱烈寒暄後，分道揚鑣，相約尼泊爾見。

經香港轉機長達五小時的飛行後，尼泊爾機場在望，但已是夜幕低垂萬家燈火，映入眼簾簡陋的建築物，迎臉拂來的青草夾雜牛糞味，尼泊爾貧窮落後的情狀，可窺略一、二，到達喜馬拉雅大飯店就寢時，看看手錶

，已經快凌晨一時了。

此行最主要之目的，是參加 法王的法會；翌日清晨和林崇安師兄夫婦，驅車前往 師父下榻的飯店晉謁，師父的房裡早已擠滿了來自不同地方（香港、馬來西亞、台灣）的師兄弟，有些雖然不曾相識，但此時此景卻也顯得分外親切，互相關懷交談，當 師父拿出寶貝——法王舍利時，大家都爭著請求加持，鎂光燈閃爍不停，眾人紛紛留下美好的回憶，房裡的氣氛熱烈極了，大家的臉上充滿了喜悅。

午餐後，大家分別乘坐計程車前往 法王的佛廟，廟是位於白塔附近，巷口有家敦珠佛教書局，陳列各種佛教書籍供人請購。廟頂豎著一支懸掛經旗的長竿，前有塊約二百坪的空地，隨著師兄弟先上二樓晉謁 佛母及兩位女公子，並獻哈達表敬意，隨即轉往正殿瞻仰 法王法體和獻哈達，殿中喇嘛們正在舉行法會，廟內中間供奉 法體全身，法相莊嚴，頭戴五佛冠，旁供有蓮師半身塑像，兩旁及後面牆壁彩繪蓮師九湯嘉，色彩鮮艷，手工精緻。廟旁有一小屋，燃點光明油燈，師兄弟均不願放棄此一良機，排隊點燈祈福。

今天是法會的第一天，師兄弟魚貫進入佛殿，喇嘛們之座位依序由中間分向兩旁而坐，上師率全體同學坐於內側，參加的人太多，以致有些無法盤坐，只能跪著。由於喇嘛們所修的法，我們無法配合，所以大家就

持咒（上師咒、蓮師咒、百字明），喇嘛們手持鈴杵，和著鐘鼓聲，口中唸唸有詞，聲音緩慢，有時作出各種手印非常優美，半小時後是早茶時間，小喇嘛送上酥油茶和餅，今天是 上師供茶，除此外並贈送紅包、原子筆和紀念冊，紀念冊封面有 法王及 上師合映的法相，喇嘛們拿到後恭敬的置頂上求加持。在法會進行中有許多尼泊尔人陸續進來，向 法王頂禮和獻哈達，他們虔誠的神態令人感動，由此亦可看出 法王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一座法修二小時，法會結束後，各同學們圍在一起議論紛紛，原來是玻璃上出現了不尋常的光環，而且會移動，聞者莫不嘖嘖稱奇，大家拿起照相機，拍下這奇異的現象，準備帶回台灣分享不能親眼目睹的同學。這些光環代表大成就者的瑞應，此時顯現其意義非比尋常，師父的不平凡，讓我們是何等有幸，能跟隨修行佛法，此殊勝因緣得之不易啊！

第二天法會結束後，會長宣佈晚上要在此廟舉行布薩法會。今晚正巧是除夕，一向深受中國人重視的團圓夜，能在這個日子裡和 上師及諸同學在異國 法王的廟內，齊聚一堂以布薩，是何等的難得且令人興奮，法王的法體近在咫尺，感覺上是 法王的真身和我們一同布薩呢！布薩法會後 師父慈悲加持外並發紅包，而且享用了一餐未曾吃過的年夜飯——酥油茶和餅，如此別緻的除夕風味，值得終身懷念。

密宗山緣起略述

方慶肇

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初，蔡河源會長以無比興奮的心情通知我說：「師佛法駕臺南勘察山坡地，初步判斷，認為適合閉關使用，但爲了避免日後使用上之困擾，似不宜和會外人士合資承購：。」，且謂鍾師姊強調：「最好能夠買下來：。」云云。

本來蔡會長之利他精神，我一向敬佩，當下我更深受蔡會長那股無畏之菩提心所感，大喜之下，乃合議準備籌錢，並於六月十五日，寫下了紀念性之一頁——簽立買賣契約，揭開了另一個弘法利生道場闢建之序幕。

雖然買賣進行過程上，所謂的「好事多磨」——因爲事實上調錢的行動，並不太順利，但所幸大家有志一同，乃使初步之付款，得以支持過關；爾後，更承蒙臺北林崇安會長之大力告貸、鼎力共襄勝舉，始完成了支付買賣餘款之事宜。

緊接著，蔡會長隨即依照 上師之指示，開始了規劃、興建關房、佛塔、廂房、寺廟等等一連串之準備工作。而於此最值得興奮者，即爲七十八年四月間，有幸得以恭請 敦珠佛母法駕親臨而加持之，實爲此一閉關聖地，平添了一份可喜之因緣。又，臺北羅光超師兄，得 上師特許，南下閉關中心，運籌帷幄，配合擇日、

動土等事，出力出心，公而忘私，令人欽佩、贊嘆不已。

原本，意欲闢建一個修持弘法之道場，即須諸多因緣和合，並非一件易事；更何況，我們的學會，一向「不捐外界資財，不受善信供養」。所以，整地頻頻耗資，財源已相當困難，而興建關房在斥資上，更是處處「捉襟見肘」。於是，在百般無奈之情況下，蔡會長乃有「私人關房」之提議，惟此乃巧婦難爲無米炊，經費無力以承擔之權宜措施；借此，亦可知修行人爲求方便於弘法利生之事業，實應廣積福慧之資糧，應共勉之也。

在此須順便一提的是：「依 上師指示——待他日學會有錢時，關房應全部收回。」；因此，發心購買關房的人，實即發心無息借款給予學會者。想諸位師兄，發心購買關房以實踐修行、弘揚佛法，理已深知 師訓——「發菩提心、勿著名利」，本無庸贅言；但此一閉關中心發展過程之護法因緣，則不得不說，一來略誌嘉勉，並聊表敬意也。

前此不久，蔡會長於梅雨季節裡，倍盡辛勞，夜以繼日，不停地督導趕工以興建關房，果然不負衆望，於七十八年七月十日，完成了護關及閉關房各兩間。七月

十一日，上師及鍾師姊，率先由五會弟子凡四十五人，冒雨相送入關，情節極其感人。十月二十日，上師出關，各會前往接關之人數計百餘人，場面非常殊勝。閉關中心能得 上師此一悲願加持，意義不凡，自是不在話下。

目前，閉關中心由於本會五個分會之師兄們一再地同心護持及 上師之慈悲呵護，已孕育出了一個雛型規模，及遠程發展的標的。而爲了促使自利利他、公開弘揚無上密法之事業，能夠更加拓展，及進一步發揚甯瑪派之宗風；於今之計，依世俗諦之因緣來說，解決財源拮据問題，似爲當務之急。

因此，上師乃採納了高雄王俊雄會長之建言，並指示——「目前之首要工作，以宣傳、籌建傳統西藏式之佛塔爲主。」因爲如此，一來得以供養往生之先人，並廣結善緣；二來亦可籌款興建藏式之莊嚴佛廟，以利樂有情。

至於，有關目前已完成之近三十間獨立式關房，所必須訂立之管理守則，依 上師所言——「爲免訂之草率、貽笑他人，將研討後再詳訂定以公佈之。」，同時，爲了稱呼及宣傳上之方便，乃求得 上師恩准並賜名此山爲「密宗山」，此即密宗山殊勝命名之緣由也。

密宗山，位於臺南縣南化鄉菁埔寮，群山環抱，景

物怡人，目前佔地大約十甲多。自購地後，始得 師佛特別之加持，瑞象已有萬千；次有 敦珠佛母蒞臨之因緣，殊勝更難以言喻。我們期待，所有具足信願，發心到密宗山閉關中心潛修之同學，皆能深具長遠心，重法行持、精進不懈。

最後，簡單以 師佛閉百日關後之特別開示——「發菩提心、嚴戒精進」，作爲結語，並祈共攜手菩提道上，得大成就、早證圓滿。願互勉之。

捐助本刊芳名

本社

台灣方面（台幣）

周樑生 周楊育芳捐助印工 臺南金剛乘學會捐三〇〇〇元 張永和捐二四〇〇元 張政堯 駱玉美各捐二〇〇〇元 許德發捐一九一〇元 蔡東雄捐一八〇〇元 黃耀賢捐一五〇〇元 黃彥博捐一四〇〇元 王慈芳 劉瑞林各捐一二〇〇元 林振亨 陳慧芬各捐一一〇〇元 王俊雄 許月勤 廖千瑩 陳喆 董淑惠 蔡德偉 隱名氏各捐一〇〇〇元 王赫捐九四〇元 陳立言捐九〇〇元 楊寶祥 鍾光和 張清義 張憲昌各捐八〇〇元 張黎玲 楊茂宏 陳聖巖 陳淑婉 廖金旺 林秀梅各捐七〇〇元 許淑珠捐六六〇元 張永明 陳貴枝（高雄） 陳正輝 柯玉燕 各捐六〇〇元 蔡建華 羅珠聯 呂建興 張慶華 張山田 劉明松 陳國政 鄧淑文 王維耀 吳周幼 李正一 蕭武桐 鄧

有妹 方慶肇 金鴻國 閔蓉蓉各捐五〇〇元 劉秀萍捐四六〇元 吳明昌捐四一〇元 陳光華 馬克仁 周金陵 呂明華 謝淑惠 黃輝玉 陳勝義 林玉圓 熊世中 顏輝濱 凌蕊珍 華苗安親中心 簡家恆 謝順良 張吳月各捐四〇〇元 陳春民 黃秀如 柯惠芬 黃隆芳 邱秋滿 張錦燦 胡勵真 白韻豐 劉麗枝 彭晃晉 黃棟樑 龐萬春 張素香 劉添萬 林玲瑛 陳建突 劉文鑫 蔣志湘 唐金源 簡毓彥 趙品尊 趙品森 陳祈忻 林曉燕 鄭木森 林崇安 陳忠誠 紀麗紅 陳琮元 陳凱玲 陳俐妘 鄭錦富 劉印連 吳素修 朱文進 鄧天一 談國芬 陳振揚 吳敬子 羅家景 李松沛 劉信宏各捐三〇〇元 黃敏源 陳秀華 謝睦耀各捐二五〇元 陳建夫 何沛書 蔡文隆 蘇淑芳 林翠琴 李徹 林坤旺 楊金勳 林樹發 張瑞呈 許芳瑛 李元煒 鍾棣湘 王宜 楊金來 韓希聖 官登清 曾添旺 李宗南 林美馨 張千德 郭安男 賴耀南 蕭瑞珍 陳淑娟 莊樂禪 莊金沛 周玲華 蕭慶秋 高錦 王昌齡 沈才淵 趙一峰 殷第達 劉德欽 張致遠 黃榮滿 陳傅胡 鄭寶華 王文村 汪余金 馬文驕 林綉緞 林清德 無名氏 洪聰明 黃碧霞 張來福 張麗惠 黃耀淳 黃瑞郎 顏俟如 方明井 楊文福 劉阿桂 楊東賢各捐二〇〇元 劉祐精捐一五〇元 黃秉坤 高秀穗 陳立台 陳美珠 張惠玲 張宜玲 陳清忠 彭令聞 馬康邦 馬康漢 馬慈雲 許鳳秀 李碧娥 林茲文 陳錦燦 鄭淑麗 蔡欽騰 潘忠強 丁天禧 李黃錦 李潔明 劉錫清 劉立德 劉靜儀 林素真 鄧立光 曾嘉玲 林斯文 蘇玉華 劉鵬程 孫春麗 張榮彰 許錦華 陳欣廷 鄒

慶宗 蔡承利 蔡佳璋 蔡金蓉 詹宜容 周德 周弘道 廖雪蓉 許正宜 林金枝 張家睿 張家源 李銘國 賴麗峰 曾正德 劉婷玉 劉佳蓉 劉興漢 蔡義男 陳碧欲 彭忠文 簡毓麟 李邱兆蘭 林月娥 黃敏玉 陳邱莞子 沈明義 方傳松 林來金 羅光超 羅宇授 張美智 楊琇惠 徐力廷 劉文賢 殷曹金菊 杜敏 張基松 殷第文 劉香吉 劉香第 劉香芬 劉香芳 劉香合 蔡作豪 楊顏賓 許芳蘭 徐玉貞 柯智鐘 翁錦娥 葉文宗 蕭永美 潘春賢 柯旭武 游錦文 何雪霞 劉漢江 陳錦德 胡仰英 陳雪華 殷第勤 林秀玲 張基源 陳清海 連士水 陳星雲 陳靖文 周素琴 林秀緣 楊惠媛 楊惠媛 李坤波 黃庚申各捐一〇〇元 許德仁 許正鑫各捐五〇元

香港方面 (港幣)

陳建強 羅美玲 葉文意各捐一〇〇〇元 陳復生捐六〇〇元 鄧連樵 Cheng Hong King 蘇麗嫦 劉新和 葉愛蘭 李百行各捐三〇〇元 呂南延捐二四〇元 張江 葉寶瑩 張寶蓮 趙炳賢 劉錦輝各捐二〇〇元 黃毅英捐一五二元 許健芳 歐陽國棟 林俊雄 楊錫喜 楊增湯 譚錫霖 歐陽良各捐一〇〇元 關志鈞捐八〇元 郭覺源 張偉文捐五〇元 馬來西亞 邱寶光捐港幣二四八元 龔震明捐美金捐二〇元

更正啓示：

四十四期第16頁捐助本刊芳名第12行為古晉各界佛友捐八九一五元之誤

藏諺輯匯 (四)

莊晶輯

ཁ་གཏམ་གཡུ་འབྲུག་རྒྱད་ལས་ཆེ།

說話比蒼龍吼聲還大，

ལག་ལེན་ནམ་མཁའི་འཇམ་ལྟར་ཡལ།

行動如虹影消失。

(言行不一，”雷聲大雨點小”)

ཁ་དང་ཁ་སྐྱ་དབྱེ་འབྱེད།

要分清嘴和鬍子。

ཁ་ནང་གི་མ་ཁའི་ནང་ནས་གསོས།

嘴裡的傷要在嘴裡養。

ཁ་བྱ་རམ་ལས་མངར་བ།

口比蔗糖甜，

གཏིང་སྐལ་བ་ལས་ནག་པ།

心比炭更黑。

(口蜜腹劍)

ཁ་དབང་ཡོད་ནའང་རང་དབང་མེད།

雖有家當，但是沒有自由；

མཚོད་ཁང་ཡོད་ནའང་ལྗེ་མིག་མེད།

雖有庫房，但是沒有鑰匙。

ཁ་ཞི་དུལ།

口中斯文，

ཁོག་འབྲུ་བཏབ།

腹中長蟲。

ཁ་མང་གྲོང་པའི་དུག་གས་ཤིང་།

多嘴多舌，村寨不合。

ཁ་བཟས་སྤང་ནས་བཟས།

在草坪上吃青草，

མིལ་མ་ནགས་སུ་བཏང་།

糞蛋拉到林子裡。

(類似”吃裡扒外”)

ཁ་བཟང་བཤད་པས་མི་མི་སྐྱབས།

光說好話，救不了人；

དར་ར་འབྲུང་ནས་སྒྲིམ་མི་མེད།

靠喝酪汁，解不了渴。

ཁ་བཟའ་འདོད་ན།

嘴想要吃，

ལག་པས་ལས་བྱེད།

手就應勤。

ཁ་འོ་མ་ལས་དཀར།

口比乳汁白，

ཁོག་ཚོར་མ་ལས་རྩུབ།

心比棘刺狠。

(口蜜腹劍)

ཁ་ཡག་གི་ཁ་མ་ལྟ།

莫看嘴巴巧，

ངོ་ཡག་གི་ངོ་མ་ལྟ།

莫看臉蛋俏。

ཁ་ཡ་རབས།

講的正人君子，

སྒྱུད་པ་མ་རབས།

幹的下流無恥。

ཁ་ཡིས་ཚོས་བཤད།

嘴在唸經，

ལག་གིས་རྟ་བསད།

手在殺馬。

ཁ་ཡིས་སྟག་བསད།

嘴說能殺老虎，

ལག་ནང་ཤིག་མི་ཤི།

手連蟲子也弄不死。

ཁ་ཡོད་རུང་བཤད་དབང་མེད།

有嘴無權講，

མིག་ཡོད་རུང་ལྟོ་དབང་མེད།

有眼無權看。

ཁ་ར་ཁོག་པ་དང་མ་བྱེད།

口和心要正直，

སྒོ་ར་རྩུ་མ་གཙང་མ་བྱེད།

肺和腸要潔淨。

ཁ་ལ་གཅིག་པ།

嘴上說的一樣，

དོན་ལ་གཉིས་པ།

辦事卻是兩樣。

(表裡不一)

ཁ་ལ་པད་མའི་ལྷ་ཁང་བཞེངས།

口中修起蓮花寶殿，

སེམས་ལ་སྟུ་གི་རིང་པོ་རྩྭ།

心中藏著殺人長刀。

(口蜜腹劍)

ཁ་ལ་ས་མེད་ན་ལྷེ་གུ་ཡངས།

嘴裡無牙舌頭寬暢。

ཁ་བཤད་ཅུ་ཡི་ལུ་བ།

空話像水泡，

ལག་ལེན་གསེར་གྱི་ཐིགས་པ།

實踐像金豆。

ཁ་བཤད་དོན་ན་གནས་དགོས།

說話要有意義，

ཁབ་ཤུལ་སྐྱད་པས་བཀང་དགོས།

針孔要用線穿。

ཁ་སྲང་ན་གོ་བདེ།

實話容易懂，

ནམ་གསལ་ན་འགྲོ་བདེ།

天亮路好行。

ཁའི་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ས།

嘴上唸的佛號，

ལུས་ཀྱི་སྐྱབ་པ་མི་དག

洗不淨身上的罪孽。

ཁ་ཏ་སྐད་མེད་ཅུང་གྲགས་རྒྱ་རེད།

烏鴉雖無歌喉也要唱，

རི་ཚང་ཤེད་མེད་ཅུང་རྒྱགས་རྒྱ་རེད།

兔子無甚力氣仍要跑

(各盡其能)(本性難移)

ཁ་ཏ་ཐམས་ཅད་སེམས་ནག་ནག་ཡིན།

所有烏鴉都是黑的，

ངན་པ་ཐམས་ཅད་སེམས་ནག་ཡིན།

一切壞人都是黑心。

(天下烏鴉一般黑)

ཁག་པོའི་ལས་མ་བྱས་ན།

未做辛苦事，

མངར་བའི་བས་མི་ཐུང་།

不得香甜食。

ཁང་པ་གུ་བཞི་ཤོ་འདྲ་ནང་།

在骰子似的方屋裡，

བསམ་སྒོ་སྐྱར་མ་རྩ་འདྲ་ཐོངས།

想一個圓通似鼓的好主意

。

ཁབ་ཀྱི་རྗེས་སུ་སྐྱད་པ་འགྲོ་ཚོག

線能隨針走。

ཁབ་ཚོར་དོགས་གུ་གུར་གཟེར།

怕針丟，插在線團上；

གུ་གུ་ཚོར་དོགས་གདང་ལ་གཟེར།

怕掉線團，插到架子上。

ཁབ་ཤུལ་སྐྱད་པས་མ་ཁེངས་ཀྱང་།

即使針扎的洞眼裡沒有線

，

ཁབ་མིག་སྐྱར་པར་མ་ལུས་པ།

也別讓針眼兒空著。

ཁམ་བུ་བ་འདོད་མ་རེད།

並非想吃桃子，

ཡལ་ག་གཙོད་འདོད་རེད།

只是想折樹枝。

ཁལ་ཚོང་བྱས་འཁྱེར་བར།

驢子馱著馱子，

ཐུ་ལམ་སྐྱོད་པ་ན་དོན་མེད།

大路不會腰疼。

ཁོག་ན་ནད་མེད་ན།

腹中若是沒病，

གདོང་ལ་བྱིག་པ་འཁོར་དོན་མེད།

臉上不會長斑。

(事出有因)

ཁོག་པ་གཤགས་རུང་དུང་དཀར་ཡིན།

剖開胸膛似雪白的海螺，

ཁྲག་རྩ་བཅད་ཀྱང་འོ་མ་ཡིན།

割斷血脈似潔淨的乳汁。

(光明磊落)

ཁོག་ནང་མེ་འབར་ཡང་།

即使胸中怒火燃，

ཁ་ནས་དུ་བ་མ་ཐོན།

莫讓口中冒黑煙。

(勿動聲色)

ཁོག་མའི་ནང་དུ་མ་ལུས་པ་དང་།

瓦罐裡不要留殘餘，

གཟར་བུའི་ལྗེབས་ལ་མ་འགོས་པ།

木杓上不要沾東西。

(乾淨利落)

ཁོང་ཁྲོ་གཡག་ལ་བ།

生犛牛的氣，

དོག་ཐུག་བྱིས་ལ་གཞུས།

卻對飼槽踢腳。

(欺軟怕硬，遷怒於人)

བྱི་གན་སྐྱེར་འགྲོ་དོ་དང་ཐུག།

老狗獨行挨石頭，

འཕར་སྐྱུང་དཔུང་འགྲོ་ག་དང་འཕྲད།

豺狼結伙能吃肉。

བྱི་ངན་པས་ལུང་པ་ཀྱ་ཙམ་འགོངས།

惡狗吠聲滿地方，

མི་ངན་པས་སྤེ་བ་ལུང་ལ་སྐྱོར།

惡人使村落遭殃。

བྱི་ངན་ཉེ་ན་མ་དང་ཉེ།

接近惡犬，離受傷不遠。

བྱི་དང་སེང་གེ་འཛིང་ན།

獅子與狗鬥，

སེང་གེ་རྒྱལ་ཀྱང་ཕམ།

獅子雖勝也是輸。

བྱི་བདག་པོས་གཟུབ།

狗需主人管，

ལྷགས་སྐྱམ་པས་གཟུབ།

紅鐵鉗子夾。

(滷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

)

(待續)

Then, on the evening of the fourteenth day of the next month, I prayed one-pointedly to Guru Rinpoche and made an aspiration for a very meaningful blessing.

At cock-crow the following morning, I had a dream in which I was sitting inside a large building that resembled a temple, Suddenly a white man appeared, young, dressed in white, with long flowing locks. He was playing cymbals very softly and dancing in the clockwise spiralling steps of the Ging, as he came through the door and approached closer and closer to me, while chanting these words:

If you want to establish the Dhama, then plant it in your heart;

When it is in the depths of your heart, you will attain Buddhahood.

If you want to reach the Buddhaland, then purify confusion;

Happily, the pure Buddhaland is very near to you.

Develop diligenc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essence of the teachings;

If you do not practice them, who will gain the attainment?

It is difficult to look at your own worst faults;

To readily see your own faults is the main point of Dharma instructions.

Correct your faults gradually and 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of your good qualities.

At the end of each line he increased the volume of the cymbals, and at the end he departed while playing very loudly; and due to this I woke up. Immediately upon awakening I remembered his words and knew that their meaning concerned the training in what to adopt and what to abandon.

Then, with the regret of having seen my sole father, Guru Padmasambhava, directly in front of me and not recognizing him, with longing devotion, this old father of the Nyingma, Jigdral Yeshe Dorje, wrote this in accordance with his experience.

May it be beneficial!

Benefit to all!

A PRAYER BY WHICH WE RECOGNIZE OUR OWN
FAULTS AND

REMEMBER THE OBJECT OF REFUGE (3)

by H.H. Dudjom Rinpoche

COLOPHON

Regarding this work,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prayer, confession of misdeeds, and aspiration, one night during the waxing moon of the tenth month of the water-pig year, my wife, Sherab Ma Rigdzin Wangmo, had a dream in which there appeared a girl who had been in her dreams before. The girl said, " You should now ask Rinpoche to write a prayer. " Then she departed.

Moreover, later, on the night of the tenth day the same month, the same girl appeared and told her, " You must immediately help to request the writing of a prayer, " and then she vanished.

I was informed of the dreams on the next morning, but I said, " Few people are able to recite the many prayers that already exist. " My wife then requested me to write a prayer quickly, without being concerned about the length. So, since there seemed to be a need for a prayer to request protection from the fears of sickness, famine, weapons and fighting that are prevalent at this time, I had the idea to write one. But it remained only an intention as other things occurred and it did not seem so pressing.

However, later on, during the evening of the tenth day of the eleventh month, the girl appeared again in my wife's dream and said, " My request for a prayer is not something of little importance. It is a great necessity. " So then, on the basis of hearing about that dream, on the morning of the fifteenth day of that month, I had the idea to compose something.



ཕྱུ། །ལྷོ་ཐོག་མཁའ་རྒྱུ་འདུག་ལྗོ་ཡང་ལྷུ་གཏུ། །ཡང་དག་ཐུག་སུ་ལྷོ་གུ་ཡམ་མའོ་ནོ་བུ་ལ། །
 དགོངས་པ་འཛིན་ལྷོ་གུ་སུ་ལྷོ་མའི་ཐོག་ཡལ་ལྷོ་གུ། །ལྷོ་མཁའ་འཛིན་ལྷོ་གུ་ལྷོ་གུ་ལྷོ་གུ་ལྷོ་གུ། །

29. NAM.mKHAHI.sNYING.PO.—AKASHAGARBHA—SKY WOMB. In the most secret cave of Lhotrak Kharch'u, He revealed the attainment of Yangdak Thuk. To gain perfect skill in fulfilling his purpose, And riding the sun's rays—Homage to Namkhainyngpo!



ཡ

གསང་སྤྲུག་སངས་རྒྱལ་ལོ་སྤྲུག་ལ།
བདུན་པ་རྒྱལ་ལོ་སྤྲུག་ལ།



VAJRAYANA QUARTERLY, NO. 45. NOV., 1990.



攝源敏黃

生放壩水崗石